白雲稿原序

古之人無時而不學而猶以為不足自其羈丱之始教於校宮移於鄉黨以長又去之四方博求賢人師之業成而入官又即其官以為學蓋學為以終其身而斃至於聖人之道今學者幾成而棄之治治然自以為足悉可與言哉臨海朱伯賢好學而敏嘗從吾甥叔夏游又從於林景和氏三年二氏之徒皆稱之今年過余餞庭出其所著白雲稿請於余余謂曰凡民之欲足而止惟學不可以足而止夫食飲以除渴飢而足衣以適觧而足宮室以禦寒暑風雨而足則止矣學問異於是足

則施不足則進足則損不足則異是故學常不足而明生而敎常不足而惑生而故古之人所為無時而不學余觀伯賢生真所謂嗜學若不足者吾無以易之然猶為是瀆告而者亦以為惟伯賢然後可與言也至元五年五月一日永嘉李孝光序

白雲稿者朱君白賢之所作也伯賢天台人名右父母具在日望親舍白雲託於賦詠故因有所稱而伯賢奉臨顧坐定出一編授余余盡讀之乎賈生璟音類賈生利澤碑震澤賦雄健有西漢風讀詩感興當不在魏晉下至若讀史論議雖當世宿學弗過也乃今得知君之學有所師皆合乎古之道凡古之道不得以行於今者亦足以傳於後今信然數稱譽於人曰吾敎以博學識字求若伯賢蓋鮮況其德操風裁又孰與伯賢齒竊為有司惜之知者謂然不知者反相謂曰方今以明經取士為儒者先字且不暇識何假工古文辭為朱君明經士也古之道其果能之乎余曰不然是非而等所知也昔者周制敎民三物三年興其賢興能者薦之因之舉孝廉舉茂才至唐乃有明經進士宏詞等選選寖多而儒道寖以湮沒然而自古聖人賢士敎人為為已之學何嘗敎人為學以為榮祿哉吾聞道窮則變物盛則衰

譬猶漢之文章晉之字唐之詩此固其時也顧亦在乎
人之去處何如耳余始居吳見伯賢鄭宗魯所宗魯善
伯賢溫雅有持吾已存諸胷中矣是後伯賢復如建業
同李季和游留歲餘周覽故都名山大江之勝其所與
接盡薦紳先生余益以奇之此二人者吾友也鄭居死
余嘗恠為古文者多用險語以文義句讀異於時為工
非有合于古道者也古之人為言舛艱文致又時語不
類故為訓詁等文似難為解大約使通上下之情而已
非故為其辭異於時也然其宣布號令居臣之等天倫
之重性情之懿義理所在炳如日星含蓄萬變無所不
備後之人雖劇於文辭款著論其說者不爾通故其傳
久不衰而宗師之下逮漢唐以至今日文之升降率
與時等即其簡策之存而傳者讀之豈改為其辭而為
是異哉又嘗恠業進士者多句稱為時文言古文字異
學不知古文又何乘於今之人也唐因隋法有明經進
士自是取士者必設是科其間達人志士用以自見者
亦甚眾其為經義詞賦果可盡傳於人即又其人間有
為史官秉筆為典策載國家事盛衰傳後世者其厥

奐典明善惡果外於天人性命仁義道德之說即文右
今誠不同不外是理理明辭達今與古不異也予為是
說甚久每欲從事二者之學離其異而大同之獨恨無
才氣不克自勵今年來獲與予友朱君伯賢共言之及
得其所為文若干卷讀盡數日其志傳序記等書詞義
優洽叙事多理趣有兩漢風其五經義皆正大嚴密不
勦取前人之成說不為時俗律拘且曰吾志是久矣通
於古而達於今也子知我蓋書為文集序而至正甲申
夏臨川危素

先輩稱文章盛衰関乎世運愚竊以為未必然也彼見
歐蘇王曾諸子以文迭興而遒當宋祚之隆故因得以
為說至若唐貞觀開元之治豈下于慶歷元豐間哉然
文習弊陋未聞有能崛起之者及韓柳輩出辭章始復
于古而唐室之政日就衰亂何在其能関世運哉我朝
政化之宏遠過前代延祐以降可謂極治者矣是以選
舉法行得人為盛然數十年中名公鉅人往往由科目
而進其能作為文章以上尊孔孟而下讓揚馬者顧多
在於窮賤之士吁是又不可詰矣傳曰豪傑之民雖無
文王猶興豈文章之出尤無所待于人欤天台朱君伯
賢清慎好學志專而才贍嘗舉士進取之日獨能致力

於空言之文非六經之道不傳非史漢之書不取斤斤然惟古是法其所撰著誠可謂高潔博茂有足喜者而不知朱君之志果何所為而為之是又為可歎矣然愚聞之君子修學以立已續言以明道已立而道明豈復有待于外哉其視舍此而就彼者得之多寡亦既較然著矣況朱君之才天之所厚其能終困之乎近讀其所謂白雲稿見數公之序論甚詳故獨推其可喜而可歎者為君言之庶或以慰其志云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二月既望稿城倪中序

昔聞諸先子曰近世湖水之東以文章顯名於時者恒欵然而起始其山川風氣使然哉嘗服膺斯言頃識臨海朱君伯賢氏於武林得其所著詩文而讀之方讃其能不二年復見其近作曰白雲稿者則楙長迅騫倏瞠乎其不可及窃以為是不獨山川風氣之使然將亦其精顙所鍾致不然何其騰進之驟若此也蓋伯賢之先奕葉通貴而其祖父粹得儒先之傳伯賢自其齠年思續世業心沈潜於經史壯則行四方從先生長者游既卓為有所見聞復歸而杜門力學夙夜以古人自期未嘗暫弛伯賢從事于外日久所交友皆天下鴻碩儒士大夫而凡見之製述必與其人論長較勝直相頡

頎不肯出其下鄧其學務師古且嘗經承佽者講畫是
以詞氣光焰流麗可觀而其奔逸跌蕩合散起伏之態
象物成形有莫能名狀其妙者故人稱伯賢之文章為
善於變化惟物之變化不常者莫如龍幽也而能顯小
也而能大潛見飛躍也而能神至其全體妙用曾不可
以為飾誠有類夫白雲之在天者乎今夫白雲之英英
自然成文孰不瞻望而玩悅之以伯賢氏之文章欵然
而顯名於時固宜矣而況乘山川風氣之昌秀於湖水
之東即至正庚子歲三月既望上元楊翮序

鄉友朱居伯賢少頎挾不羣尚志氣好學讀書徵師問
道能自樹以承其家業君臨海金鼇山之陽山多白雲
常連接海氣晨夕出沒居覽其峯蓬萊悠揚鬱暢卷舒若
奇峰流水變態萬狀端倪傀奠測又蜿蜒若龍蛇鶱鶱縹
緲神化俛仰噓吸怡悅性情以成其文章也既而上會
稽涉金陵浮洞庭彭蠡弔古今名山大川靈文勝跡而
白雲之聚散又常在目膽別余今去幾幾十載適時多
遂遯棲於古越姚霞之區至正十九年予以師旅事過
其地訪得之既相見出示所著白雲稿累十數卷且曰

吾於金鼇曰雲不能一日忘也雖遠遊四方而親舍之望寧或嫌於狄公予故當操觚命牘時白雲之幽思遐情固已勃於胸中發於顛端矣因之以名編可與余聞其語斐然興懌然喻盡日讀之識其氣體渾厚有西京裁制而辭章綿密典雅不務險怪艱深以求古不為綺靡繢麗以徇時若此者宜其不利於有司而可馳騁於賈董班揚之壇場以垂美於後觀也危太史序得其旨矣予不能釋然忘情故又為之引說而是歲庚子冬十有一月望日同郡劉仁木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榮軍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其根鳴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瀛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之言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故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擅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欤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欤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之文眾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若天也天不能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為覆育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

惑矣夫經之所色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近取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猶陰陽蟲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灤火之章矣灤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乃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盍先從事於經乎灤遂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灤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于是者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春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輿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

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濂與伯賢又嘗共最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稿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蓋以經為本而踵襲近代以為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書傳發揮春秋傳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朱子世家元史補遺皆不在集中金華宋濂序

欽定四庫全書

白雲稿卷一

明 朱右 撰

騷賦

○○廣琴操十首 并序

○○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作廣琴操廣云者題義因韓子之舊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洋洋兮不

我濟之竭澤以漁兮蛟龍辟之覆巢殀胎兮鳳凰去之
夫人有知兮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荷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晤語荷蘭之芳熠熠其光不我佩服昊天孔明予不如
不好於我何虒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維龜有山造物鴻濛自龜之東淮夷來從膏澤既施草木實多周公上天奈龜山何
○○○越裳操周公作
天之聰兮曠曠其音天之明兮宵宵其深天之仁兮實臨下民文王在上兮於穆不已浩浩其天兮時暘時雨
越裳來臣兮萬物斯覩
○○○拘幽操文王羑里作
羑之陰兮衆衆羑之室兮幽幽嗟嗟室之人兮為死為囚
誕維伊愁兮實我之虒日月有明兮容光勿留
○○岐山操周公為太王作
自卬有家于夏之先克承勿怠瓜瓞綿綿開我邠宇衍我土疆我民
我宗禋嗟狄之人敢秉以奸彼岨矣岐將遂于遷既有

○○○履霜操尹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驅車驅車車行無違兒莊中野父寧不悲驅車驅車車行無違兒當有母孰使兒飢天生衆民罔不同仁風雨霜露實活我人民生有知以順天賦

○○○雉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雉于飛山之陲孤雄啄雌羣雌隨雉于飛音上下陰陽和鳴聲暢胡我人朝出新入無家徂歲年

○○○別鵠操商陵猗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黃鵠雙飛朝隨莫歸山川悠邈不女乘離今當乘違且復徘徊女啄女飲毋使女悲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狸維獸不見其首我夢之見形吉凶曷究式協于占載觀其繇曰修爾躬自天之佑

○古琴操十有二韓子去其二而取蔡中郎琴操事跡作十操予嘗讀而悲之見韓子有志周孔而惜夫時不值也特著其辭以自表見觀其托意命言實邁往代比讀朱君伯賢廣琴操其所見又出人意表非徒擬而作也將歸操曰九州博大兮將于遂之聖人待天下之心也猗蘭操曰子如好修維我之求道在躬也子如不好於我何郵安於命也用行舍藏誠在

人而不在已矣龜山操曰周公上天奈龜山何則國
家之治否實存乎其人拘幽操曰日月有明容光弗
留輔相之敝也岐山操曰既有我土毋戕我民太王
之志也履霜操曰民生有知以順天賦天下之為父
子者足矣殘形操曰修爾躬自天之佑君子唯自
修而已爾吁嗟非有以廣韓子之意與先民有言文
章不関世教不作可也伯賢讀書力行垂三十載著
述甚盛若廣琴操作於韓子之後立言尤難其宜與
古人並傳哉自予嗜學好修每恨不得友天下善士
況上論世而友之乎然予亦悲其志之不遇也操成
嘗過予歌之嗚嗚感慨不能禁而辭則止乎義命若
也因志未簡俾來若有考焉為汾陽郭公癸識

讀廣琴操

○朝陽有異士曾造重華庭一鼓南風曲萬物為和平
東姬及漢晉秦楚無餘聲彼或怨以怒又或淫而傾
素絃不為理千載懷幽貞美哉昌黎伯掇拾風雅英
頓然作十操擬托周孔名辭情或微隱古意誰能徵
抱琴適東海乃遇鄒陽生廣操一紬繹援琴為我聽
三嘆有遺音始足擴其情天地既寥廓日月行清明
夜忽夢聖哲吾衰感精靈起謝抱琴士代木何丁丁

長揖出門去幽思秋冥冥

○○九規

九規若鄱陽生朱石之所述也生居貧學道篤志力行雖窶迮不以動于心每披閱圖籍即研精覃思不得不饜曰有腴味則接物遇言必於爾發之自謂樂之終身何自信之深也嘗擬離騷九篇以規已誨友教蓋未敢與知道者言抑祇以規警云爾其辭曰

惜逝日之無因兮悵發憤而抒情帝賦予其不愆兮曰降衷之至靈何人生之長勤兮不保神明之所居走一市而三了兮甘蕪穢而弗治下喬木入幽谷兮紛雜揉

乎蕙猶不自知其為黃鵠兮迺與鶏鶩而沉浮殷大中之不悟兮宗社將就于顛危秦穆公之出師兮終噬臍非也顧氏子之克已兮惟日進乎善幾也溘埃風以邁流俗兮庶幾返吾之初服絕斧斤淅萌櫹兮願依往聖之遺則

○○右惜逝

○○○

畺秣車于崑崙之墟兮余將造乎南華歷沅湘登九疑兮窮怪夫楚平之不化精誠惘惘竭以忠兮何居父之

不予聽江潭浩以無極兮山崚嶒而晦冥蒼松夭矯以
冬榦兮上扶直而參天羣梁柱而糜棄兮謂屋之
已安蒙施資以盈要兮棄椒蘭而不服膏沐為誰施兮
怡羣醜之碌碌白日昭昭西馳南兮豈容光之不及驚
予生其何惜兮危余行之岌岌小丈夫其何知兮竟悻
而迺醢比干直以忘身兮終然剖心而弗悔余豈不察
以駭俗兮帝詔予其敢違也苟予行之一迷兮雖九死
亦奚為也終鬱悒而不伸兮廼怛悅而遠遊保天地之
清真兮與造化以為儔弔曰夫子之生兮日月為光不
容其奚傷夫子之死兮江海為東不化其曷從夫子之
去兮幾年于茲顧彼靡靡兮日以淹吾將起予兮以為
之師

○右弔郢

倚擢歌兮丹即陽塵凡于下土上寥廓兮無聞下嘽栗
兮無語朱衣絳節兮金璧清路漫漫兮夜氣平羣動息
兮神生六鑿天將兮百體以寧埜閒寂兮無人山蘭條
兮無獸載霧弱魄而遐擧兮魂嫽嫽以宿留丹即卬人兮告
予無晝夜兮常自虛出入坎兮升明都嘉炎德兮熹

飭以時精氣入兮麤穢除質銷鑠兮神明居起天瑞兮
河之渚濯七香兮縣圃華英丹兮桂戶拍曰玉兮拊天
鼓泊帝鄉兮達君允塞天地兮爰得我所

右倚擢

騎箕尾兮乘元雲援北斗兮扣天門九重豫兮不可以
達愚折木兮問津河西兮帝子河東兮天孫進退五緯
兮扶兩輪搜元抉微兮擘混淪道可兮共躡天地根靈衣
兮被被皇剡剡兮陸離挾天風兮邁往高馳翱兮安驅
東方朅携兮蒼龍開明堂兮與天通策右驂兮抵閶道
祝融勾芒兮景從文昌兮致可敬令謁帝兮為可傳命
紫宮卿輔兮迎可龍旂央央兮十二乘天威兮只尺拜
玉墀兮道可瞻皇風敬兮達下國蹟斯民兮惟皇之極
自也帝昭昭其弗祕兮孰不可名兮無微不入無幽不明兮可善体物寃其精兮
不可以遺之兮亂曰春溶溶兮浩湯秋蘭蘭兮寠之廓
陽煦兮花開風動兮木落百里兮震驚九皐兮鳴鶴無
日監在茲用其誠兮貞養爾神勿自欺兮烏萬悽愴自

往兮不存又無幽兮不灼嗚呼神之格思兮不可以度

○○○右探幽

襲祖德之美方兮言至近而弗欺仰先哲之元訓兮道彌高而弗遺處仁里之安宅兮敢顛沛于須臾襲服膺于不忘兮迺較計其錙銖得行藏於用舍兮羌為樂之與憂為華擊畔于大漠之野兮樂堯舜以自資五就湯五就桀兮匪元聖其誰能起夫乙湯而放太甲兮又何損益乎後來傳靚之托辰星兮將晉靡以終老何幽夢之斯須兮又中與乎帝造山有木兮木有枝樂有聲兮聲有相天民寄兮君師微斯人兮奚所尚太公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遂舉殷宗豈無賢冀兮忍因奴而棄予顧用舍之在人兮於吾道兮何與生民兮無辜塗炭兮水火仁者兮成心歎援之兮不迺垂範乎萬載辭曰君子出則荅襲兮入則簞瓢以自安縱小試而遽舍兮吾將擬之有在退自修以立言兮不可徒皇皇歎何之兮抑天命乎顏淵

○○○右擬淵

天之何為建杓攜而行秋兮司令于清商木搖搖兮葉衰風嫋嫋兮飛揚試登山而臨水將歸問兮西皇魂一去兮歎神心忡忡兮倍思君倚秋櫂而濯滄海懷三湘

之故人感予心之縹緲兮與秋氣而容與念佳期兮莫
由思無限兮凝竚鳥何棲于林中魚何遊兮水澨哀人
生之須臾迺無知而遠逝龍蟄鼈潛兮江潭水流寒兮歸
海何逆旅之不聞迺委心而不改曰憯澹兮愁人雲橫
秋兮迎予問王子于江皐帝帝妃于湘陰逐宋玉之高
蔓氣平秋不歸兮可柰何馳東波逝兮何時盈獨不悟
而自憐兮蘦旅廓落無支生思故鄉之居父增悵怳以
懷憂歸去來兮世路不可以久托此行當攢清秋採藥

于丹邱

○右歸來

青陽開辟萬物遂只根荄畢達濡雨露只發榮鄭華蓋
純粹只神無離舍生邪惡只神兮歸來神無東東夷東
頭海作市魚龍覆舟不可止只盛夏槮豫靡所傷只就
實登成百靈饗只離宮赫亦爽神無南南方朱鳥赤發血腥風炎熾不可歇只西顥沆碭秋
愴只陰凝氷堅漸不可長只閉門息旅絶行幸只神無
出舍遇家閭只神兮徠歸神無西西谷流沙水又弱駒
虎咬人喬得却只凌陰蓋藏天地朔只草木盡脫仁心

生只幽都寒龜多黨與只神兮歸來入室處只白日西
馳只將暮只神兮徠歸毋使謬迷失故路只東方大星
將啟明只牛羊盡斃遠在旁只清氣漫衍帝輿語只神
兮無出遇斧斤只中夜神毋行只神既歸來守玉
房只反吾泰初復其常只敬直無害五性光只虛明洞
達德乃臧只神兮歸來坐明堂只日飲沆瀣餐正陽只
赫輝五采爛天章只聲律身度尺寸良只部伍卒徒大
以剛只何適非路恬無方只本乎自然道乃昌只千秋
萬歲天下王只

○右小招

述道統本庖犧榮馬示象天所基聖人以畫如指諸掌
何熙乙迨有熊道乃公舟車利器民肇通衣裳棟宇律
歷度數垂無窮放勳立民曛乙上期周運鑿人道鴻水
墊害絲功弗就殛羽堅克授姚舉眾賢禹咎在吏信任
專萬民乃粒九韶來鳳三苗陵辯禪禹啟續似繼志傳
業保孫子帝降王天下之勢日趨下禁不軌厥民去愚
閹愚閹喜弗爾祖天乙相時應天順人有慙惧阿衡輔帝
大甲敗度縱礼聽貌乙未遠厥改過處仁斯道廓圣
賢作武丁興殷蘖出相治化成一時會遇詰命以正聖
孝明世之宝喜賢父姜夷遠辟西伯囿武王赫怒八百

十

軍師會牧野世之塞往而復大易重明闡皇極姬旦紹
之制礼作樂民懷德述道統而已矣已而不豎在下士
鳳鳥不至洛不出書麟乃死麟既死仮魯史春秋筆削
視天子尊王黜霸命德討罪乱賊弭刪書詩繫十翼窮
而在下道愈直儀範百王教化萬世流罔極願代天軫
不時立言軌物綱常持扶人由之有姓日用而不知千
載下六経明君子有作有姓寧明德慎罰国家大治四
海平

○○右述統

◎◎弔賈生賦

○○賈生遇而復毀卒不見用有大志不得盡施于時竟
○○憂讒哭泣以歿為文弔之

恭承閒氣兮大賢天縱明王不作兮怠棄三統文章経
国兮痛哭規諷独倡寡和兮不能従衆材大無偶兮世
莫為用嗚呼夫子兮何独使余之悲慟世溷濁而不分
兮蝄龍蝘蜓御濮便娟兮九韶博衍鴟鳳高迶兮鷃雀
堂壇曼曼愚滞庭兮賢良日遠大儒逆年兮喬夫佼善謂
讒無能兮微蚊嫉妍下薛無知兮懷虵自衒于乎夫子
兮竟罹此変烏乎哀哉行或泥沮兮何為亡故用而毀
兮天禹振迅渥洼之渚兮鯤鵬搏搖斡海風雨兮驪龍

遺珠照耀天下兮神龜負文九嚮攸叙兮嗟若夫子三代該輔兮擊旦上天世糞伍兮於乎哀哉杞梓連抱兮勃斧柚手良璞萬鎰兮玉人卻走騏驥逸群兮轡御徒後巳舟棄風兮揖著坐受命世大材兮履昌是就夏殷忽沒兮時非吾有于嗟殞蹙兮孰為此醜有大志而不伸兮千載誰儔諺曰已矣世其莫吾知兮子獨鬱悒其誰尤時之不吾遇兮志之不盡施用行舍藏兮嗟憂泣其欲冥為獨不見夫黃鵠之高舉兮遭矰繳而羅之麒麟之不羈兮組商獲以縻之謂仁者之必信兮世無伯夷賢且之必容兮孔孟以治傅說刻星兮巖築胥靡

寧越疾歌兮牛下單衣吕望之鼓刀兮非熊非羆將老死于渭磻兮殷民是懷箕子之忠諫兮終于囚累洪範之不陳兮吾將曷歸烏乎噫嘻臧物固各有遇兮遇固各有時吾道之在人兮俟天定而弗違出則棄咎兮入而莽野之夫楚菜之廬連固大行兮窮独離居樂天知命兮顧氏庶幾乎嗟夫子兮曷独為爾之憂悲彼尋常之詭遇兮孰為之鄂我駟馳也循狗苟而未遑兮夫何抑溺之遠思也生民之不幸兮舜遠而遂使夫子兮汨沒逢灾誾皇天之愍遺兮寶人事之弗基若夫人之有知兮吾將指三代以為期

其中端介自守和易近人課有得處豫之道卿陽生

過而庭之其詞曰

繄予生之有涯兮恒和懌而豫如言閒之其彌章兮行

抑之乎容儀構清曠以啟處兮澹怡神而自得匪雕櫳

而藻棁兮匪堂飛而鳥革掇不踰于尋尺兮高不加于

簟登嘯吟之其虛明兮庶君子之攸寧昔方春之熙煦

兮萬類繽其並毓木欣欣以滋榮兮禽鳥嘻嘻于林麓

風與日之妍媚兮上浩眇其無際妙中和之同流兮激

予衷而夙契顏氏子之克己兮樂簞瓢而不改曾點舞

雩而詠歸兮志亦于爲而有在歲儻忽其遒序兮羌冉

冉而將至何人生之長勤兮終幽憂而煩瘁仰羲文之

元淵兮發矇瞶而先覺重豫象之昭昭兮玩卦辭以求

索維六二之貞吉兮介如石而不昧初以鳴而窮吉兮

三以吁而延悔守志節之中正兮豈矜肆之敢持也逸

則息而行厲兮徒猶豫而狐疑也明得失于動靜兮將

居易而俟命內競之而自消兮愉怡乎情性或曳杖

于南山之陲兮或息跏于西疇松栢蔚其蔭楸兮杭稌

茫茫而有秋等富貴于鴻毛兮視外物猶敝屣也聲色

不盡于吾中兮貨利日累吾止也既上交而不諂兮又下交而不瀆庶先幾之明決兮願依往哲之遺則評曰龜劒於湖兮維篙有依莫采于山兮維筐有疏左圖與書兮右琴與壺悅親朋之攸叙聊卒歲而戲娛容與兮徜徉于人世兮壽而康安吾分之有足隨所遇而行藏

○○○○震澤賦

挺禹貢震澤底定在揚州之域說者謂太湖也周語太湖葦昭注即五湖也書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周官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又似與之不同吳越春秋又名笠澤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遊湖莫湖貢湖宣湖漢貨殖傳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序亦云登姑蘇望五湖愚意震澤以其震蕩不定而名具區亦其既定而草木叢聚為義而五湖者又太湖東岸五灣豬水之別淑今已連屬已春秋時以為笠澤漢傳吳志指為五湖皆即今之太湖是也于是椎本作震澤賦以極廣類之繁衍明禹德于不忘其辭曰

客有鄒陽生號遠捨公子叙儻玫瑰超奇按偉衣白雲之翩翩裁危冠之巃嵸神怳怳以歆逸風飄飄而凝佇於是上會稽探禹穴訪遺踪超洞壑軺車前驅輜重紛

錯王子進之以筆鶴江令贈之以勺藥遂乃揚颿錢塘
鼓檝中吳將敬窮覽山川壯遊江湖造松陵主人而驩
然從予主人曰予號歷覽亦嘗聞澤藪之大有三萬六
千頃若乎生曰未也可得而聞與主人曰唯予夏名震
澤周曰具區下廣三江實為五湖右接天目宣歙出黟
之清液隱雪灘于北隈洞庭中起林屋天開湫彭蠡
吞雲夢為雷夏軼而豬不知其幾千里之為袤疇能
計之三萬頃而有餘其澤則汪濊滈汗泓湧瀰瀰漫
津溟渙下注流triple波結絡龍鱗日光玉潔澄泫氤
氳清瀾凝漪錦花成文浪濤噴瀆激湃沆瀣出雷騰蛟
怒雨生雲呼吸陰陽吞吐乾坤如潮汐之不測或蚤莫
而異觀飛揚蕩薄迅復洄倫千態萬狀不可殫論其藪
則碧沙曼衍黃石武夫莎薛蕪茂實鷁頭草長龍須芰
菱瓜薦蔓菁杜若芷蘅蘼蕪芳專衆物品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堂泥
荷翠沃蓮藕芬專衆物品居之何可勝圖其土埂則堂泥
徵露埤濕就乾葴薪蔗萬笮莖藨蒲昌蒲馬千荃蘜射
干巧楊絮白水挪葉丹蘗蓼早綠榆楓葉殷朱橘大齊
黃甘金丸連枝並秀駢集乎其間瀨乃周流捷概溥覽

闌斑兩兩相峙謦乎崇山則層巒峴嵑疊嶂嶙峋
峯巖參差如陵如墳往往鬼黃翠陂陁斜紛上援仍岡下
臨湍瀆控地軸以磅礴逐水曲而折旋馬跡屹立以巍
巍翠峰峻拔以盤桓鳧浮雲之流景俯蛟龍之涕淵空
谷迳舒以無底磴道宛蜒而相連其中乃有奉真之祠
供佛之堂琳宮首館梵宇禪房煙雲繆繞金碧焜煌黃
冠紺衣往來仍尚羊談元讚空學幻言吃或高堂以演
元或擊鮮而稱觴白魚之飛鯉沂重湫之流光水產
則粘蠔旋螺土蛤石花鯖魚豐鯽鯉鱖鱮鱮鱮鰭鰌縮項之鯸
賴尾之鮸細鱗之鱸紫甲之蝦稻蟹鉅天巨黿專車長
鮫潛鱷穹龜靈鼈周游涵泳其樂無涯羽禽則晨鵠莊
鷄鶡鶡鳧鷺鵁鶄鸂鶒鸂鶒鸛鸛鸘鸘鸘

歸馹之徒著書之士去國鴈東汎舟西子亦復瀏瀏滄
波詫ㇾ白水主人之弊末終鄒陽生虒半改容喟然嘆
曰甚矣世道逾下而人心之不古也吾子好學頗識典
策不述職方之經邦而盛稱藪澤之庶殖不思禹蹟之
胼胝而徒嘆英賢於戰国皆非所以極遊覽之願望而
閒而陳予所得鳥乎噫嘻浩瀚方甚懷襄未平九域混
而莫辨百瀆壅而不行支和崛強於淮甸天吳被褐于
海瀆時維蒜水震蕩靡寧ㇾ洧ㇾ溱ㇾ洧ㇾ者ㇾ轟ㇾ疑撼天
和動地猶駕雷而鞭霆類不周觸而天柱折若巨鼇冰
而洲島傾斯震之澤所以錫名也迨夫九載既南庶土
交正波神受職川后奉令應龍画地以效功庚辰持戟
而制命尊景淞以安流別淮海而表境于時澤安其所
水順其性鳴者自停動者自靜斯震之澤所以底定也
千載而下美哉禹功昏墊之害既遠灌輸之利無窮故
漁人舟子之出入豪商薄宦之經從擊檝鼓浪引帆隨
風莫不連檣接舳往來乎其中斯又具區之數以萬民
惟上之供也方今海寓清明朝廷寧謐内宣民化外修
貢職農安其耕女效其織工業其弱商估其貨士守遺
經民食餘力風不揚波水不遘決方鎮以寧土地墾辟

開禹之疆廣禹之績是以九州之外咸仰聖育沾濡乎
仁義涵泳乎道德浹洽恩波沐浴膏澤漸摩浸潤流行
洋溢天無亢燥之灾人樂沃土之俗試言其故則辟雝
湯之聖化行矣靈沼洋之聖澤汪矣御溝溶之生意充
矣溥德川流達要荒矣下視一隅寧不臨杯水于坳堂
矣主人於是聳乎樂聞憮然自失仰神功之長存慨餘
子其何蒭拟揚鼓枻乎滄浪繁不蒂芥于胷臆乃起為
詩歌以頌德詩曰

於赫禹功配天比隆生我遺氓宅我土中原隰畇畇江
漢為東萬世永賴維禹舊功是崇於皇禹德立我民極手
胼足胝救焚拯溺鑒井而飲畊田而食靡謝天功焉知
帝力於昭太上示民以應眷佑我皇與民立命開禹疆
土繼禹作聖其混合四大維民之正於穆聖皇維上帝
不常故哉有土亹亹弗敢康五嶽四瀆七澤九岡罔不
脩其職來享來王來享來王受天之佑於萬斯年曉我
聖主有土有民有子有孫有引勿替以頌蒸文

○○麒麟閣賦

○○天漢廿露二年海宇靜謐国家無事戎狄四裔罔不
賓服臣順于朝上乃思股肱之美贊翊惟勤詔繪一
十一臣於麒麟閣仍署官爵姓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霍氏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車騎將
軍願領侯韓增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丞相高平侯
魏相博陽侯丙吉御史大夫趙平侯杜延年宗正陽
城侯劉德少府梁仲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
武用旌忠良昭乃勳烈俾垂刑世世臣幸際昌期仰
瞻盛舉朩躍之餘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客有鄒陽生覽四極放東瀛道出褒斜憩于西京造司
馬大夫而問曰孟聞聖皇之統御也道德以為澤礼義
以為輿動不謀身俊靡是規土木不作丹堊弗施今年
命左馮翊右扶風即麛麀鹿鹿而繢像而粉飾于儀容擾庶
役鳩衆工務美麗壯觀而為是不急之功恐非所以示
外夷宣皇風蒙罔惑而大夫竞而笑盱衡而言曰何容
惑之滋甚即容不遠千里覩光上国覽宏規之博大而
終莫之所得將居臣之自私而不知報功以崇德敢述
一二請留更僕生曰唯大夫曰在昔季世生民無主
暴秦吞噬土殖封豕窫窳其人民桎梏其疆宇騰沸四
海糜裂同氣元黎為之不起於是下民哀籲以呼號上
天降眷而監顧致命于我高祖高祖乃順天威奉帝勅
叱咤生風揮霍斗柄雷動電發機觸焱疾提劒而大呼
民用以息遂度宏基恢帝業尊中国垂累葉鄰侯址基

而經營奉春夾輔以贊協迺披廣路建宮闕倣太微之
紫垣象陰陽以開闔乃詔考工遴壤材画堵成制天漢
昭回棲棟橑章水陸而並徠迺植砥柱構桷榱樹棟桴
之高驤軼風雨拊桅埃抗驪龍之桷吻凌雲烟於紫霓
架虹梁于天半設九墜而出雷逼星辰而欹近日炫轉
旁金馬峙其西天禄接其右白虎緣其限環列于未央
之宮隱映乎昆明之沱聯属乎建章嶻嶪乎崇臺接宣
温脩清涼睇金華控玉堂儼神明之所居觀只尺之天
光世宗孝武重熙累洽錫嘉名之孔彰昭靈瑞之既獲
斯閣之敝于周初而麒麟之名實元狩而有作維我皇
上聰明天啟衷斷如神思廣漢道以啓後人于時腹心
千城股肱臣隣殫謀竭慮効忠致身顯功名于當世咸
際會于風雲有如博陸侯伏義秉節定萬世策豐功盛
烈宜尊之而不名俾冠群列張以忠勤韓以有守克固
之制敵振威魏丙之薦貞忠摩同心輔治垂裕不朽劉
杜之材智梁蕭之經術藴武之節不辱炳乎嘉績其
命續事乃審厥像著其爵秩具爾瞻仰示之以勸功因
之以昭賞翠爾後昆表表相尚誠曠古之未舉而漢世
之人望也猗歟盛哉且以形旁求良弼是資太常之紀

崇勲惟勵大享先王功宗厥配使黄河如帶泰山如礪
金匱石室之藏昭貽後裔勲烈若儀刑赫弈照人耳目凜
凜英風炤爛若燭殊渥罔極荣寵維九之極也豈鯁生俗
士所能測識哉容乃斆手有聞如得而嘻撫手扼腕頓
起而頌之頌曰
維天惠民篤生聖人承之以良弼流臨萬民濡公爾侯
維大夫庶士罔俾不順媚于天子明明天子民之父母
以尼以師以教以撫迺資爾弼以長育其下總攝爾城
莫知所依彼飢欲食彼寒欲衣奸邪罔閒知以毒害残
縻維天降康迺致命于聖皇克生明良定爾下土方左
右先後奔走帝傍帝業是將維漢宝載昌帝思臣節不
顯忠烈匪私有其功用臧胖哲有陛斯傑載戴載業麒
麟效靈續事孔烈高風以不滅

白雲稿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白雲稿卷二

明 朱右 撰

○ 稼著

○孫孝子傳

孫孝子名德性其先順寧人自其父學齋居游宦江南往來吳楚間德性甞侍其父母適武昌之嘉魚依其內姐以居至正十一年正月紅巾陷武昌三月陷嘉魚德性甫十有三歲倉卒出逃辟相失父所獨依其母趙乘船適去不三十里將至赤壁山石頭口趙度追者及迺

即利掾舟人獲抵岸走依山谷草莽間匿其身不見搜
者至趙蒙頭垢面為瘢脈人垂死德性號泣其傍甚悲
賊憫之退不犯絶粒者浹旬德性上山麓間拾樹子下
則采木實以食母賊去掠他縣德性出行村落稍近人
遇羅仲玉者其父之故人也識之留子母其家人之知
德性者咸來饋之德性躬執爨為食以奉母晝夜不少
離其側凡三歷寒暑如一日而已王師克武昌德性訪
知父還浙間遂謀于母曰天幸有以全吾母不幸不得
以見吾父苟活奚為十四年五月與母俱往武昌九月
得從官軍自武昌下十二月至浙復見父錢塘遂為父
子如初人以為德性孝感所致云

人有言國有忠臣國之至不幸也第觀孫孝子亦家之
至不幸歟昔赤眉入關蔡順取菑供母賊感其孝新莽
之亂江次翁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天下稱其賢孫德性
以年少能行之其天性然歟

釋交

或問交有道乎釋之者曰有礼與情而已矣其接也以
礼其親也以情古今不易也古者君臣守覲諸侯聘會
大夫盟好士相見莫不有礼亦莫不有情而禮則能敬
情則能親敬則久而不衰親則附而益信交之道不貴

乎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君子
上交諂下交不瀆交之道不既尊乎朋友君人倫之
一貫貫乎四者之中交之道不亦重乎然則交友之道
詎不以礼以情而行與或曰淮陰與沛公為金石交卒
為漢禽張耳陳餘為刎勁交終復搆怨則交可恃乎釋
之者曰是棄失礼與情者也尚奚以言交與今有人為
不面識而深相得者是謂神交不數見實而相孚者是
謂心交慕聲威以附從者是謂勢交旦暮同游見利即
棄者是謂市交寧舍生而不忘信義者是謂死交神交
者合心交者親死交者全市交者離勢交者敗子將為
神交者乎將為心交而至死不渝者乎將為市交與附勢
者乎其必有以自取矣或曰何謂神交曰商宗形夢
於胥靡箕子稅範于周武尚父兆祥于渭獵齊桓漫歌
於通衢非神交者乎何謂死交曰史鰌尸諫于衛主延
陵掛劍于徐君豫讓弗臣而吞炭非死交者乎何謂心
交曰酸棗明之於叔向伍舉之于聲子重耳之于舅犯胎
烈之于孔明管氏之于鮑叔需義之於陳重非心交者乎
若齊之田文魏之無忌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勢交之尤
若也商鞅強秦主死即殉李斯霸國身隨以亡猿侯操
威詭睢以代則勢交之不能久者宜如韓非設難以徼

君不韋行詐以貿固卿寄活名以賣友則市交之尤者
尚可勝數哉或曰交道既闇命矣然貴賤殊勢以長異
宜得無等衷乎釋之者曰噫哉衛融爾汝陸張老年夫
庸計其生之先後位之崇卑也與雖然世衰道微習移
易化伐木之廢久矣人固有居同里族戚聯姻姬學共
術業出處同歷憂患同事者至臨小利害即忌嫉以相
加訐毀以相抵牾甚有設阱以擠之瀕死亡而不顧獨
何心哉是不知禮與情之貴且重也夫礼本乎天情因
乎人天人之道也子奚感焉聞者唯唯而退有周居宗
姓者與予同登孟氏之門別既久旅邁越之上虞予適
遭先母喪變周居昆弟匍匐供事不啻懿親蓋有禮而
有情者予固不能忘于心也暨君歲餘將去予歸因叙或人
問答之語作釋交且以敦久要之誼

豢龍解

龍非可豢也可豢非龍也古夫龍淵蓄而天飛能小大致
雲雷澤下土神變莫測豢養何加焉豢養得加之則非
龍矣荅仆入貢由南海入廣有物蜿蜒長七尺魚身牛
首鬬角鱗甲爪牙鬚鬣具如龍舟人以木穿眾其中置
海水以豢養之將獻京師且曰初為漁網得之若電矍
魚鱉然吾固知其為非龍也天下大獸五鱗之長為龍

而龍有神不神不可以長物也龐之長為人而人有聖不聖不足以長人也或以人為人非也聖斯全人矣以龍為龍非也神斯全龍矣人將不以聲利惑則龍不可以豢養得故曰人無憨猶龍然依豢龍解

柯遂卿叙論

或問於予曰富人有日散千金於市可以謂之惠乎曰未也大夫槃車馬于朝可以謂之儉乎曰未也士有活百人于有司可以謂之仁乎曰未也夫天下之事皆吾分內顧有所為而為之而以德色於人夫乃不可乎天息隱居予柯遂卿居耕以自食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始求知于人一日行市上見械繫三人將送有司君察識其一為張萬也詰知萬三人同負米販城鄙得錢若干緡出城一舍遠悉少年追及之利其所有且孰誣彼獨何心哉柯居聞之歎然為陳其狀于府上官得其情三人免于死嗚呼若柯居其仁矣乎當是時勉窮發海上著令有能擒獲五名以上爵賞有差富豪子弟往往誣孰平民致取官爵上官不以察令論不以聞嗚呼民獨何辜哉今柯居行義事聞鄉里賢士大夫又著為文章若詩歌以稱道之柯居固賢矣亦柯容心於其間

即予聞聖賢論陳仲子之不食不為蕉徹生之諒不為
貞孝已之守不為信子産之濟人不為惠晏平仲之儉
衷不為倫以其求知于世而為之也柯君情發于忠義
形于言行信于鄉黨夫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諸君尊
敬稱述與人為善又豈特為柯君發即將以使長民者
知所以成故為之論著以衆諸君末簡云

尚德說

宗陽祝鑾之宮杜氏之真館在焉杜氏傳其下而及其
孫曾有胡君常棣者名其居曰尚德問說于予予曰嘻
哉而惡夫尚力而為暴者抑而行古之道也昔者蒼南宮
敬叔舍搉力而尚德孔子予之不容以復論也譬之薰
猶焉不可以同器騶虞豹狼而不可以同群爾誠愛夫
仁而不成其生義而不死于衆清靜而不爭于天下與
殘暴淩厲而尚力者奚其同故君子之于其身也道義
則尊之孝弟則服之過之者抑而就之弗及者不譏焉
朝于斯夕于斯君子之尚德也庸有一日息于已乎吾
聞諸子思子思聞諸夫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子識之
不忘其庶幾乎知所以尚矣或曰今之人罔慕夫高勢
近利也曰畏之而弗親憎矣而弗敬故也愛之而弗舍確乎
其順也二者之間吾從其順者

復氏說

上虞馬初之復氏也鄉人戲爲趙而就鄒陽子右而問曰馬初舍其父而從其祖姓古有之乎鄒陽曰馬初猶行古之道也徃者因生賜姓錫土而命氏子孫因之不易也不易則不復易之而復猶古也成周盛時凡冠昏喪饋饗食禮必本於其宗重宗所以尊祖也叙族所以親同姓也尊親示民有生矣況敢易其氏姓乎吾聞之范公仲淹少孤依其母朝于朱長而氏朱追蓋杜以其故鳴有司而復之范君子以爲知禮馬生其而有故與其則無惑乎其復之爲非古也世降道污民棄物則梦冗則人之惑之也固宜人心之天不遂以熄則復之也又豈必有所授而然即雖然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見聞風而起則世教之助豈復小補哉詩云夙夜寐無忝爾所生馬初之謂乎

梓宇說

材莫良于梓用莫廣于梓梓果蓏世用與吾觀之深山大壑多林梓大者圍數尋高袤靡測匝石睨弗視也萬牛挽弗出也或枯腐自敗委草莽間人爭趍之斲度斤斸雕刻刷鏤爲筒簨虡爲之而爲登爲勺爲觴爲觚爲侯爲琴瑟底爲輈軨爲木偶像樂者食者飲者射者行

若致遠若莫不資之為用則非復全材已惜哉第觀平
陸捋僅圍尺高倍尋丈即之斷之盡其材未周也匠石
顧之勿舍也十夫舉之易致也則以之為梁為棟為柱
為拱為梲為揉為樐而圜若有直者方若有直者高者大者小者或不
勝任荷人且鄙材夫豈其情哉凡度材欵大而實欵長
而直欵勁而理欵結而澤大而實則用裕長而直則力
足勁而理則挽不屈結而澤則濶而密斯全材與吾友
張君捋字蓄材既良深藏而不市長大既堅奚處井里
守道而不耍挽說不屈奚有良捋人皆終置之吾知其
用大為說以詒之

守拙辭

鄒陽子過守拙先生燕坐清齋客有長揖而進顧鄒陽
子而問曰先生富于春秋道誼日修智勇莫敢手握兵
符分督重鎮顧乃謙益自持朴拙是守無乃不取夫巧
逕而務拙連茹孚鄒陽曰是非先生之志也太朴既散
人偽滋興結繩莫施世道寖下惟機械巧詐之是務諭
薄矯飾之相師改絅愈密而民弗親刑法日加而下益
倍豈為拙者之過與甚至作聰明以亂舊章以側言而
改厥度豈為拙者之過與是故世方煌煌吾將韜其光
世方營營吾將守其誠世方溷溷吾寧惛惛世方役役

吾寧默ゝ故曰大主不琢大爨不和先生所守豈于之所之乎客曰陶靖節守拙歸田園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亦明哲保身者先生殆有取于是也夫鄒陽于曰子非知道者独不見夫大鈞之播物乎物ゝ賦形巧孰大焉而所以造化發育者妙於無形而已又不見也又曰行其所無事則先生守拙之義明矣問者唯唯而退遂書于編

深衣利誤

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羸居閒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貴賤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沒而王澤熄上乱下僭人倫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于不免況後世乎羸劉迭興四代礼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礼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且誤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于千有也即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謀裴以文獻之裔習聞詩礼講貫精密著為深衣利誤且欲興緩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裁制之謬一皆利正無遺至于名義之宏

第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
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為後世法程羊居之
篤志于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
也右道其復與乎似此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尚多有
為何日得與居圖之

一、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人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
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惡氣之太息也混混沌沌沖漠
無始一氣既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
之初乎于時萬象森羅也具有初而亟未形也天地一
陰陽而已人物固囿于陰陽以生老也陽生有六是謂
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子中極于午中乾道六
矣陰生午中極于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
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
之本皆居下而未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
壯鱗介羣生羽蟲次之故魚鱉橫身飛鳥兩足而昂首
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嵩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
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
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
為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為聖人聖人得

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
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滌育消滅一物之終泯
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有終矣曰終
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雷說

或問雷鳴曰氣使之然曰有神乎曰有曰然則氣為之
神耶予在神尸之氣耶予惡乎棄二者必居一于是矣曰二
氣之良能也行乎亭毒之表泊然無朕宵爾神運其端
倪若不可測者也方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造化萬物山
川出雲蒸潤為澤陰氣凝搆陽氣轉旋故搏擊轟騰馳
驟下上氣之所聚形儻成焉故神物悅惚興之偕行此
理之常何足怪者曰然則傳雷澤有神鼓腹則鳴果
有之乎曰無之也方氣之至也神則有之氣之消也神
與俱亡且人之生受胎父母漸為形骸血肉既備成于
有迹故不能自化神之著也得氣陰陽妙和成始陽氣
聚散來去無迹亦其理之常爾子奚惑焉問者躍然以
喜曰子昭然發矇矣請書以告來者

九州說

或問黃帝分九州夏書序九貢虞舜肇十有二州封十
有二山至商周又止列于九果何時而復合與曰亦因

地勢之使然非有意于其間也地理志云昔黃帝畫野分州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左傳宣公三年亦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愚謂九州之別天文地理區域各定風氣不通民生異俗固有截然而不可易者禹治水作貢歷元圭而告成功舜安得無所自而遽分之乎恐唐虞時洪水為患道里隔絕有不通者舜初即位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幷州其東北殷商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亦因其地勢然爾禹功既成復仍舊制舜貢無為故終虞世而十二牧固自若也夏有天下以禹貢為一代大典孔子定為夏書首得無意乎殷因夏有曰帝命式于九圍曰以有九有之師即九州也周克殷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徐梁合之雍青分冀地以為幽幷而無徐梁營爾雅又有幽營而無青梁皆一時以損益之而亦止列于九也蓋地里有古今或廣狹不齊亦因其勢而為之耳雖然又烏知禹別九州不在肇十有二州之後乎因取左氏漢志之言為之說

讀禹貢

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

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賅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卬再成曰陶高平曰陸猪水曰澤其土色無墝曰壤土黏曰埴脈起曰墳青黑曰黎元而瓟曰壚其草木以長曰茂條言天上竦曰喬鬆言其茂條言其長叢生而積曰色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行水上曰浮絕水而渡曰逾曰乱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相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于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水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殷經始在是矣因銓次之以便覽者

讀洪範

洪範一篇聖人傳道之書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昔禹貢水功成洛龜呈瑞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洛書之數也禹則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周武王十有三祀訪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九疇之綱自一五行

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楙出入曰錯其貢法常献曰貢器盛曰璆色裏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

至五曰土九疇之目禹則洛書之經也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則箕子衍疇之傳義爾其餘八疇莫不皆然綱目有緒詳畧相因昭昭可見自今讀之不無舛訛蓋自伏生口授時已然固有不敢忘議者宋横渠張子已嘗疑之而不及正至蘇東坡張無垢葉石林洪容齋黄東發皆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為五紀傳文傳子駿王文憲以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為皇極經文當上接皇建其有極之下金仁山始以斂時五福而下為五福傳惟辟作福而下為福極總傳嘗正脩誤見於表註先正許魯齋又衍福極一疇著為圖說然文從字順上下明白有不待講解而洪範之義昭然于簡策矣惜乎三八改一疇於八曰師之下不無闕文當有一脱簡今參考定讀如此以俟後之君子

圖書經緯説

圖書之数出于河洛圖書之理本乎天地而氣行乎萬物也何謂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奇耦也何謂氣陰陽升降闔闢也何謂理太極之本體也伏羲則圖以畫卦萬象備焉神禹則書以衍疇萬法立焉初若未嘗相與也殊不知天下之理一而無二變動不居周流六虚而聖人聞明發揮脉用相資豈有二乎哉故先儒有言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其有見也夫
予試申其說曰河圖一始于北洛書亦始于北子之中
天之心動之端也河圖以生統成洛書以奇統耦奇天
之數耦地之數天道左旋地道右轉河圖一左旋東升
而生三三轉西而生九九左旋南升而生二十七為七
二右轉西降而生四四復東而生八八右轉北降而生
十六為六洛書一左旋於東而生三再旋于南而生九
再旋于西而生七七生二十一而復為一二右轉東南
而生四四再轉東北而生八八再轉西北而生六六十
十二而復為二自氣言之河圖左旋以五行相生為序
水木同宮而金火易位生者為體而克者為用奇耦之
乘升降闔闢之機不窮也圖書盡中用函太極之體河
圖具十洛書合十同具太極之用而天地之至理存焉
曰理曰氣曰數固未始相離而氣數與理亦一而二二
而一者也以圖為書之經則書為圖之緯以書為圖之
經則圖為書之緯蓋殊塗而同歸也若夫圖以畫卦書
以行疇則易與範昭然不必論

後天圖說

世傳先天畫于伏羲後天定于文王先天體也後天用
也體莫大于天地故乾坤居正中而用莫切于水火故

離坎居正中爲大傳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先天之學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
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後天
之學也殊不知八卦未畫先天已具先天既運後天已
伍造化變動自然而然文王蓋知之非能位之也自今
觀之乾道下交陽入于坤而爲坎於北坤道上交陰入
于乾而爲離于南坎就下一陽流於其根而成兌于西
離炎上一陰浮於其表而成震于東艮陽上得位則變
下二陰而爲乾於西北巽陰下得位則化上二陽而爲
坤於西南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而陰難爲上則反旋
于下而成巽于東南震以一陽居重陰之下而陽難爲
下則反旋于上而成艮于東北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無常剛柔相易而消長盈虛進退存亡動靜行藏天
下之理備於是因推其說以俟君子

五宗說

或問宗法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別子若
公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繼別之所自出族人
尊之謂之大宗此百世不遷之宗也如周公爲周宗國
而伯禽庶子爲魯大宗其餘庶子之又各爲禰爲宗謂
之小宗小宗有四或繼高或繼曾或繼祖或繼禰其初

則皆自繼禰始此五世則遷之宗也大宗者尊之統收
族者也小宗者統兄弟者也故宗有五自夫宗法不講
昭穆混淆仁孝既乖族義愈缺報本追遠之意漫不加
省而尊尊親親之道不明甚至以異姓為後使祖宗不
為若敖之鬼幾希矣因著甚說以俟守礼君子焉

王秘丞畫像贊

故秘書監丞宏毅先生王君中夫為今國子師凡十年
出提舉江浙儒學文行尚術治為後人既發之六載其
子同安出示畫像前輩典型氣象如在式瞻企歎同寓
仰止乃為之贊曰

儒而迂冠而哭慕約而婁于于而趨文之樞道之腴維
後進之模生而寓發而愉以昧夫故吾

河清頌

皇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冬十有二月戊辰黃河清七
日自平陸三門積下至孟津凡五百餘里聞朝廷遣秘
書少監程徐致祭刻石志祥自古嘉瑞靈應未有若此
之盛也臣右謹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京
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王子年拾遺記黃河一千年一
清皆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春秋二百四十年凡異屢書
未聞河清之紀秦漢以降白麟赤雁芝房寶鼎歌于郊

廟神崔五鳳甘露黃龍表為年紀未聞河清之瑞也宋
元嘉中河清濟北齊武成以大寧二年改河清唐肅宗
中興河清四日至三十里亦未嘗有七日之久五百里
之遠也惟我国朝太宗皇帝丙子之歲黃河清距今一
百四十六年河水載清經至七日帝王受命符瑞未有
若此者也夫天一生水為數之元氣鍾于子居方為北
皇朝啟運建国號元得天一之數肇造朔方符水德之
瑞今天子聖神文武皇太子睿智仁尊河之呈祥實應
於此矧水之為物清乃本性河濁而清又返本還元之
徵也臣右跧伏草野幸聞盛事曠古所無不勝抃躍之
至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河降靈發源崑崙下合蔥嶺度越龍門滔滔萬里沸
騰駿奔介江建海嶽配川尊經雍冀袞兗貢中原流衡
滯激汩汩其渾既渾何清既濁何溫溫濁而清千載罕
聞聖神御極握乾闡坤河伯呈祥神后效珍肇自平陸
至于孟津亘五百里七日弗淪其澄如淵其氣如氤日
光玉潔風瀾漪沄龍鱗結絡虹彩繽紛列比甘醴瑞同
景雲動由地脉原本天根上符水德載昭帝閽帝嘉瑞
應錫之璠璵泥璧籍禋祼酒炙膰率土咎慶詞臣致言
奉運中興民阜物蕃車書之軌登虞邁軒於萬千歲永

祚皇元

進河清頌表

右伏聞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戊辰黃河清七日旬平
陸三門積下至孟津五百餘里實聖朝希世之瑞臣石
謹撰河清頌一通并序上表進呈者伏以河流萬里帶
神州而為淵清以千年符昌期而效瑞光騰七日聲動
八方恭惟陛下撥荣圖之靈建中皇極秉水德之運處
于元宮濬哲文明善鑒萬類泥潛膚知覓清回維纘列
聖之丕基沛如天之洪澤人心顧治泰運中興虞夏弗
過于茵征夏后用修于扈伐出師命將快觀義旗之雲
從罰罪賞功大震天兵之雷動一麾而齊魯克定再討
而晉絳底平信乎川嶽之昭融宜爾乾坤之訢合尊崑
崙積石歷中原入東海已非一日之渾白平陸三門過
垣曲至孟津凡見五百餘里汪然光蒼然色雖黿鼉蛟
龍魚鼈之無不形黮陰炳然陽實水火需霆霹靂之
所由出涇渭既別汾澮同流酌元化于樞機昭回光于
雲漢龍門久拓於禹蹟山奠川殷葛覃越於克封星馳
土貢克符嘉應爰睹休徵然清明不忘槃水之箴而黃
流尚傳旱麓之詠宮庭獻頌上接三古之寶文柱史述
職下陋雙川之篇詠念石草茅賤士田野鯫生感帝力

逊育之恩年逾五十被聖朝沐浴之化報無一分謹撰
頌言以托忱悃洞塏何補敢稱藩敝于皇猷海嶽有容
少修替敬之謬體干冒天威不勝戰栗之至謹奉表以
聞

原葬

葬者藏也上古之俗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中古聖人
易之以棺槨地理之說未聞也公劉遷豳相陰陽觀流
泉周公宅洛卜瀍水東瀍水西則擇地以處生人矣公
孫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歛葬焉孔子曰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則亦擇地以處喪者矣初未始以吉凶休
答論也後世陰陽家乃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
於是世之人類以吉凶休咎禍福為從違拘而多忌其
泥也滋甚今之言陰陽地理者宗郭氏予嘗考郭氏
書曰葬者乘生氣也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至哉
言乎夫太極既判二五妙合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何莫
非生氣之融聚也乘其生氣則神靈安子孫盛辟猶培
塿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故其為術也葬其所會乘
其所來擇其所相避其所害外藏八風內隄五行聚之
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如斯而已矣郭氏既沒學者罕得
其旨隋僧令遷傳其術于華山行有左驗唐太宗收其

圖經入鎮內庫禁天下不得傳及黃巢破長安国師楊
筠松窃奔江西江西術家宗楊氏楊授弟子三人曰曾
智曰鍾可期曰僧文通曾授廖禹與其甥賴文進廖授
胡倭仙胡授劉七椀王六道上守劉子先得之於王世
守其業至唐卿者而學始昌丹山蕭才清與甚敬叔又
歸察其來脉審其陰陽辨其逆順究其分合別其明暗
得其浅深為之斟減正折為剥花如接木不前不後不
左不右高而不抗低而不窪急而不傷緩而不脫止其
所止是謂至善如不由此舛錯繆戾蓋有不得其安者
矣故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可不慎欤臨海毛德齋代
世為龍輿大家代以儒顕德齋聡慧有識讀書燭理嘗
侍其尊平遠翁遊湖海間得地理秘傳其龍穴圖經與
郭氏之説若持左券而合符節視他術若不啻相什伯
千萬矣暇日過予窩地相與劇論所得指畫口授躭躭
弗輟信源委之有自也於其別序其説作厚葵以贈之
世固有知音者矣

瑞芝頌

南行臺御史中丞月公之官之明年政肅德孚時和民

輯廼八月初度芝産于庭若二連葉如雲勁贊雙植咸
睹嘉瑞謂公德馨發聞感召所致此元氣之精厚祇之
靈而世德之禎也御史大夫普公首紀述其事縉紳逢
掖之士詩歌以極盛德之形容天台朱右為之頌曰
濯濯神芝熠燿靈華九苞輪囷五采芬敷金莖雙立華
蓋齊驅産由坤媼德應貞符神芝奕奕朱柯煌煌瞻彼
庭陛絢乎有先指倏並榮乾法爭芒不辨于位發此禎
祥繄德之符世不常有邦家之光譽垂不朽丹桂聯芳
玉樹同久列于階庭以介眉壽矧公德馨維人之瑞振
肅百姓維国重器閣服輯寧啓子攸堅曼考休徵蕃殖
廣類昔漢黄霸治潁川鳳凰神爵式彰自天唐有九
齡亦顯醴泉俱相天子以徵臣賢洵美明公世有勲德
民靡有忒睹茲嘉瑞應自天地傳紀無窮世世罔墜庶
衢有言太史有署古作頌詞以永終譽

古樵隐者傳

古若賢人志士辟名山澤隐約于畔樵漁釣之間是耶
非耶若伊摯耕莘呂望釣渭銭若水樵於華山將終身
而及其與殷周佐衆功業赫乎垂譽無窮是耶非耶余
登麥羽山得古樵隐者其廢幾乎因傳其事隐者系出

高辛有姒氏子姓有姒生禹為虞司徒教天下以五品
十二世至湯履為夏諸侯修德行義考之於天以有九
有傳世二十有八更六百五十祀子孫臣服于周頗有
分地周亡散落秦漢以南為氏代以儒顯至飛卿者為
宋侍郎隱若七世祖也侍郎即君台功業具見国史三傳
孳孳忘倦見縉紳長者委身師事之延致惟與槩善不
厭遭天下多故奉二親挈妻子隱君委羽之陽鶺鴒
衣采樵以給樹藝以食朝夕候親左右無違教弟子以
孝悌或勸之仕則曰物各有適吾甩天地甩曰取其材
而受其實又何慕焉性曠達不羈燭事明決與人論不
多讓閒暑右今上下事後當成敗靡不中其言慮風晨
月夕率子弟走林麓間藉地而坐長嘯而歌歌曰上山
采樵木丁丁兮求我友聲鳥嚶嚶兮出新入喬雙食飲有
常兮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今非泊然世慮傲睨物表
若乎其睨受榮名溺嗜聲利性恐或失之視隱若則有
媿矣鄒陽氏曰嘗聞王質樵于山深至爛柯不歸蓋神
仙寓說荒誕甚矣若朱翁子董邵南之事天下共賢之
亦士君子隱于下位所宜然爾其古樵隱者之謂乎隱

白雲稿卷三

明 朱右 撰

雜著

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義軒之文見諸圖畫虞稽諸典謨三代其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與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

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辨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多蔽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冀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忘於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之大成細一家言載諸簡編為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稚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為後人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班本經參史制為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脩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烏乎文豈易言哉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于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原委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欵求其宗緒作文統

史要

古者伏犧氏作造書契制文字軒轅之世倉頡主書史唐虞置史官三贊五典八索九丘即古史也夏終古商高勞眚太史也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皆掌志事至於列國亦然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吾夫子

因魯史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始加筆削垂鑒將
來漢司馬遷父子頗細金匱石室之藏兼采書詩国語
世本戰国策楚漢春秋作史記自五帝訖漢武為本紀
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成一
家言其文雄深多奇卓然為史代宗百代史官不能易
有外戚傳自武帝以前頗本于遷其文雅馴後人亦以
為法自宋范蔚宗作後漢書起光武凡九紀別為皇后紀
二傳則增立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烈女等篇
但文氣萎下紀述膚陋不免識者之議東晋陳寿集三
國舊史撰三國志以魏接漢統蜀吳為傳則大失春秋
旨矣習鑿齒嘗著晋漢春秋起光武至晋文平蜀乃為
漢亡惜其書今不傳也唐貞觀中太宗以晋史何法盛
等一十八家制作未善乃勅史官房元齡褚遂良許敬
宗更加纂修為紀二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又命
李淳風敬播等十三人分掌著述類例多出敬播天文
律歷則淳風為之當時作者有江左遺風文多駢儷非
作史之體故太宗親撰四贊以息浮議斉沈約撰宋書
梁蕭子顯撰齊書貞觀姚思廉受詔續父察撰梁陳書

魏徵裁其總論北齊魏收撰北魏書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唐初令狐德棻等文中撰北周書顏師古孔穎達魏徵撰隋書房元齡總之六朝以來天下參隔互相抵牾唐李延壽續父業論撰南史起宋盡陳又撰北史起魏盡隋共一百八十篇令行于世司馬文正公謂延壽書不近世佳史陳壽之後可以亞之五代晉劉昫嘗撰唐史今謂之舊唐書宋仁宗詔歐陽修宋祁刪修紀志表歐陽主之列傳宋祁主之凡十有七年始成天文律歷五行志則劉羲叟方鎮百官則梅堯臣礼儀兵志則王景羲改其成書不無差異古之修史多出一家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皆父子相繼撰積數十年然後成書是以通知本末事實貫貫穿不相抵牾其它則未能免也唯五代史宋仁宗以盧多遜所修失實命歐陽修復加刪述為本紀五改后妃為家人傳五臣傳五又別立死節死事一行義兔伶官宦者雜傳七考三世家十一四夷附録三其立例皆寓褒貶為法甚精書減舊史之半而事蹟稍增議者以為功不下馬遷而筆力（恐脱馬）反無駭雷之病紀例精密則不及耳公亦自謂伶官傳豈下于滑稽哉誠無憾矣宋鄭樵博雅多聞自心史李謂班固不能繼述父志以續馬遷斷漢為書無復因承

古人益損會通之道自此失矣于是總十七史作通志
刪其繁文去其重複存華取實自成一家學者使之比
史家之大畧也若宋司馬光通鑑朱熹綱目則又資治
通存鑒戒之書然紀載事實則全史不可廢也予嘗纂
輯馬班歐陽論贊為三史鉤元若干卷學者傳之又頗
欵知諸史大要姑稽所聞作史概

原習

舜孝文仁性也氣不得以乘之也武仲知季路勇氣也
辛不能以反性也成湯周武變氣反性者也若燕之慷
慨趙之治容越之凶猝胡之騎射鄭之音齊之歌托華
之哭習也受變于流俗者也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
為商工之子恒為工習也受變于父兄者也於乎習之
移人也久已今有為人生同時居同里業同事一或作
曰是非吾事也非吾職也吾戴履地具五性居五倫
盡性吾事也明倫吾職也約情以知義擴仁以充道人
將曰是天下善士非一鄉一國人也又將曰是古之哲
人非今常人也其累于習不廢于氣者也有願孝予
告之曰尔毋為習移毋為氣拘思變而反之可也作原

習

原志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物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故君子莫先于立志一則心二則志定則氣以從志堅則事乃濟志其可不尚乎伊尹志在致君幸釐商祀張良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與南陽狄仁傑志復唐室卒攄儁偉周之數子者志立于事為以信天下後世乎予聞志猷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廣唯視夫所志何如尔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也賁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哉志之繫于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作原志

讀周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歌所以美盛告成功也周頌三十二篇宋子為之傳集一洗千古之感孝者宗之忠敬之載旻良耜般九篇采如思文臣工噫嘻訪落小毖敬之載旻良耜般九篇采有所定酌其辭而不詳所用愚嘗因而考之思文明言后稷功德當是配稷于郊獻享之樂無疑臣工噫

嗇敘之是祀成王之詩追述成王戒農官及求助羣臣之意于以形容其顯德成功也若曰專戒農官與受羣臣戒則受羣臣戒之辭安得為頌載芟良耜亦報賽田事之詩與豐年同小序亦以為春秋祈報社稷也蓋周家以農事開國重谷務本初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艱難歷陳無逸之戒嘔土之俗至成王開悟敬之不急在位之日每形勸戒卒以成功及其沒也盛德不忘見諸歌頌亦舉其盛而言尔故曰樂以成象此之謂也至于訪落小毖當與閔予小子同時同義皆成王多難之後免喪朝廟之詩且詁落云紹庭上陟降厥家是言武王陟降也閔予言文王陟降敬之言天之陟降而此乃言武王尔如大雅文王蒿曰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語意皆同家猶庭也國也言家則益親矣成王遭家多難冀未明之皇考陟降上下以保明其身若曰成王陟降則與詩詩意不相類般雖未詳當與時邁皆巡守祭告之詩也姑記所聞以俟正焉

讀中庸

予幼讀中庸朱子章句至首章人之所以為人及則為外物而非道窃嘗惑其辭之未純也後數年得觀令定本云云始犁然有當于心比讀二十章曰有弗學之

弗得弗措也又有感焉窃意子思子益曰人有弗孝者學之弗問者問之蓋必其學之問之也弗得弗措則為必要其成五者皆本朱子以學字為句章句旦曰弗為則已則人有弗學弗問者矣與下文人一己百人十已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恐不相貫姑著之以俟君子

識畫

宋李麟畫高洪仙翁移居圖人物四十有五主僕從侍男女三十五貌人人殊鹿牛驢騾犬狨十熊物一異乘者有五一人頎而美髯戴芙蓉冠朱衣皂履騎黃鹿仙翁也一嫗白頭綠衣騎猙獰一翁嫗僂騎騾仙翁之父母也一女婦騎牛一女婦騎騾抱嬰孩仙翁之孀媳也一人冠而袂行一人舉函一人執羽扇並導鹿前二人從而後仰聆仙翁顧語其侍弟子也手執持或荷或負二十二人中而履者十有八北而哄者四一人杖而前指二人持擔一末有參索一童引以馳一人挑包而顧一人力挽猙獰上溪岸一人扶老嫗傍驢以渡一人挑竹籠逐而後一人荷囊磨一人背負冠而履者一人背負火牢紅衣者一人挑小包又回盼負者一人左杖右指皆行水中一童牽老翁乘下溪澗一人肩驢尾一人杖而縋驅二狨黃犬追之一人執杖末挂藥瓢一童

持杌草具右手提酒壺一人荷鐘鉦一人荷籃盛實雜
什器一童角偕具右帶驅驢駄木箱亦寔雜什器按葛洪
在晉為勾漏令勾漏隸交州去京師數千百里或者奉
親攜笋以行日用器具牲畜悉備長塗修岨古木蕭條
渡溪上坂登頓驅馳而僊翁羊采翛然顧盼自若飄飄
神仙中人也好事者繪而為圖其有以夫龍眠生後第
七百載模寫其衣冠意態執持什具行視盼睞如親睹
當時事何巧思妙筆若是真名畫也胡尚德氏珍閟既
久出俾題之于是乎作識畫

靜淵祝辭

會稽戴濬冠見陳叔子叔子曰予眞師也冠必有字、
不靜淵苟用力于學以深其量名斯稱矣見汪侯景侯
涓涓不息延而成川止而為淵淵深不可測有本之謂乎
濬退進德不倦無情容無驕志交友稱賢已而見鄉陽
子右鄉陽子起為祝規曰其本也靜其涵也淵有養弗
餒內直以專資之既深取必逢原濬、不已迺全其天
辭既濬曰子言約而至將終身受誨焉

題杌緒

昔人有論脉曰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也蓋以二五妙合凝而精神定而為魂魄積而為形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滋而為毛髮乃至動靜噓吸行止作息必有得氣之始者尸之也迨夫七情之搶攘六氣之鼓擊又必自其得氣之始者覘關之是可謂知探本矣比觀滑伯仁撫五會為人迎魚際太淵為氣口人迎氣口胥應比協則無關格之偏此古人定陽陰乎喉手法也後世人趨簡便古法廢而弗傳遽相循襲而今手足六部五藏所屬與夫尺寸所關亦未能會歸乎一烏可與論天地之元人得氣之始者哉呂先生之言曰以三部之陰陽言之則尺寸處夫兩端而關為之界以一部之陰陽言之則浮沉別其表裏而胃氣存乎其中合三材而三之則九候也九候之法其得切脉之緒矣辟之詩然風雅頌各一其辭必賦與比行乎其中而詩始作辟之樂始成音獨奏自為始終必金玉相宣與統條貫而樂始成其切脉之喻乎是故不知天地之元不足以論脉之本不知陰陽之會不足以識脉之緒善學者必合而觀之斯為得矣因誌末簡以俟君子

戒子箴

求而必得舍之自失是求我有仁義道德求之有道得失由命則求在外者勝天定日用常行飲食男女有正有邪當幾精取凡與夜寐入孝出恭動靜作息靡不有物莫人貴知性知天不棄改過遷善懲忿窒慾先哲有言是用讀告

杜南谷真人傳

杜道堅字處逸自號南谷子本平當塗人生而神異性穎敏年十四得異書于異人即嗜老氏學十七寄跡郡之天慶觀師崇庵葛師中宋淳祐為御前道士崇庵師虛白陳元實是為陸靜修高弟孫道堅繼入茅山閱道藏大洞經法侍郎趙與訔謂金宗師蔣玉海見而嗟之授以來錢塘楊和武恭王孫顓祖陵延致賓館知遇敦厚復來錢塘修除道建披雲庵將佚老焉延主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吳元學篤軌範奔塵觀之東北山頂多白石越大夫計然子嘗隱其上漢葛洪丹井在焉道堅剷蓁蕪修除道建披雲庵將佚老焉至元十三年元兵南渡所至震惧道堅慨然冒矢而出叩軍門謁太傅淮安王已延曰宋祚當終歷數有在王誠不殺則民歸有賴王悅其言禁將士下令附者毋殺

掠江南既平有詔命太傅適用人才明年太傅朝上都
偕道堅入覲道堅首陳當世之務大要有三曰求賢
養賢曰用賢既上帝嘉納之屢召對便殿數奏詳明議
論宏達年將相之才莫不歎音後皆為名臣時帝款委
道堅以執政力辭不拜詔秉傳江南求有道之士咨事
褒京奉璽書提點道教領宗陽宮仍兼昇元觀大德七
年授杭州道録教門高士復有旨改披雲庵為通元觀
聽其徒甲乙主之皇慶元年授隆道沖真崇正真人其
徒以次領昇元事上卿張留孫疏請主四聖延祥觀所
至創立制度修飭宮宇咸為改觀又即昇元宗陽兩山

築二真館儲書數萬卷歲時往來其間晚著道德經原
旨數萬言其書益原老子之意詩以皇道德帝為當
世告者正以王伯雜出功力相尚慮其所終民罔攸措
故故挽破碎丁混全回澆漓于淳樸縱不能使是民為
九皇之民獨不得少窺唐虞雍熙之化乎故曰為無為
又曰無為而無不為誠以人君無為于上人臣有為于
下君臣有恒分則民有恒業太古天下一道士黄四海
一德無為之為其大有為于天下者乎尊聖人所以尊
時君世主壽斯道所以壽斯世也如曰抗而不屈動而
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其堯舜允執厥中之要也曰

居善地心善淵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
尤其大禹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能爭也又曰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其文王之至德
也後人不宻其旨著述雖多各隨所尚故言清靣無為
者有之言吐納導引者有之言性命禍福兵刑權術者
有之紛紜多岐家自為法曾不知道德本旨內聖外王
之為要蓋張良商參開漢室隆平之治是善用老子之
道者比原旨所由作也晝成又以老子之旨不惟有極
以來已然之世代可做而無極以前未然之朕兆庸可
推矣復准皇極經世歲年著原旨發揮一十二章以證
之又以閔令尹喜辛釵文子所著述頗得師旨故復著
閔令闡元三卷文子纘義十二卷朝廷嘗以其書頒行
于世平生詩文若干卷藏于白石山中卒年八十二度
弟子四十餘人姚志恭趙嗣祺袁德達皆有道行又奉
旨授真人主領教事道望器識宏遠有道叔人且篤于
孝友達官貴卿多執弟子禮趙孟頫有言曰真人除遇
世皇乘風雲之會日月之光于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傳欤張翥亦曰
真人以邁古之才經世之器日雖游於方外其志之所
存犖犖古之人安期生黃石公徐鴻客或見或隱高風

遠致使人企仰于千載之下世以為知言

贊曰三代之下以功力相雄尚道德罕聞已老聃氏著書尊皇道帝德賤功利黜權力有旨哉漢文盲參蓋善用其道者後人特指兵刑謀術抑遠矣若杜道堅原旨之作亦有志於斯世者與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三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有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体謀慮計畫洞曉物情故治效卓著迹其安馬遂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来挫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閔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拜服其績章丶可紀至於辭太子寬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斂者唐傳迺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称取媚以求位相豈信史哉因采舊聞參諸記録別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寔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于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隱石生喻

珠湛于淵金藏于鑛梓產于林玉隱于石類也賢人之

處世亦類也古具樵獨與衆之中長薄蒿之里艮自兆晦
不矜長不眩能猶淵之珠鑛之金石之玉也人莫羨爲
一遇知已則出類拔萃人皆知其爲良材器斯隱石生
之喻與生嫣姓出自有虞爲胡公滿之胄世爲臨海大
族幼有異質性警悟不羣讀書蓄德有年已值時多难
隱于銅谷之陽肥遯辟地甘自晦藏于閭閻下里人之
知生者咸以玉之隱石期之故自號曰隱石生于進而
喻之曰生物兩間孚清淑之氣鍾純粹之德質之美者
莫如玉器之貴者莫如玉其蒼者白者黃者赤者玄者而
爲圭璋而爲璧肉之爲美判之爲瑞藉繅以享天地登
廟以盛黍稷其用靡不周也使追琢之未工黷磨之未
至則抱璞而已尒具体而已尒尚奚羨爲其有用之器
也哉溫潤而滋腴縝栗而堅確受于於天者厚矣有其
而抱其璞矣將未受于人與受之于人器斯成矣苟徒
羨其隱于石者不思其出于石者是棄天也思不出其
石而獨隱于石者是不受人也棄天不義不受人不祥
子將爲受人者乎將終棄其天乎則吾不能知也作隱
石生喻生名栢字觝正陳其氏云

楊孝婦傳

楊孝婦黃丑字集義台之黃巖人其先宋工部尚書懋

名著國史代以儒顯至其父荀龍登咸淳進士第調迪
功郎安慶府宿松縣尉國事既非遂隱帶耀孝婦生警
悟性端重八歲閑于女紅諸昆弟皆習業家塾迪功俾
授內則孝經論語不期月終卷皆成誦且語兄姊曰孝
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德孰有大于此于是在
父母側先意承順服勤不怠迪功頗鍾愛之既笄慎擇
所配時奉化知縣楊中甫有子曰載至居同里閈頴慧
過人遂聘且為知縣家婦比大歸舅姑已即世惟知縣
之父朝奉君在以大孝至之年馭下嚴肅孝婦事之益謹
晨昏定省無違顏親炊爨調烹飪饋飲湯日奉上堂羹
胾脯羞隨所需以進食已乃退或思異味則雖百十里
必為致之夏葛冬裘中外衣服預為縫綴十載如一日
朝奉或有愠色必怡声善辞俟復常而後去朝奉君曰
吾家新婦行淑性嶷能善事我真孝婦也由是鄉里皆
稱為孝婦云朝奉以天年終孝婦伍其夫治喪葬皆盡
禮嘗曰吾不幸不逮事舅姑惟歲時修祀稍不致力為
酒醴羹牲牢祀物必精專豐腯雖賓客至不易用也載
至以才薦為衢州清獻書院山長中歲宦游惟經紀
大務至于理田園建堂第嫁子女茹蔬素者三年鄰序

忌日追慕悲泣人為之不堪道寺諸子理家事內外整
慶族序睦以和貧無資者賑卹之無德色親戚死無所
歸為具棺殮歲歛發所積賑羅以濟之孝婦之推仁卹
衆率類此子六人文昌文治文賢文言文會文淑皆有
幸行惟文會以授官起身且與予有姻嫟好嘗獲升堂
拜孝婦而德容康寿動止可度時孫男三十餘人森
森侍側宛然瓊瑰玉樹有足起人敬慕誠德人也享年
七十有九嗟乎女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惟主中饋事旧
姑而已孝婦始終一致愈久弥篤有非恒人所可企及
使一州一鄉有若人必能率德勵行以移風俗王教蓋
有賴焉因著之
贊曰漢陳孝婦善養其姑志不少二無違夫子之教卒
垂令名若楊婦孝之事大舅尤人之所難固其天性淳
篤而經訓之力不為無助也至于子孫昌大終其身逮
見之善人之報顧不厚欤天經地義誠不可戾孝婦至
行若是宜與陳孝婦並傳無媿也

欽定四庫全書

白雲稿卷四

明 朱右 撰

序

忠孝事實序

古君子之生期世也居則績其學以著于言則出推夫學以行其道言以載道行以教其言夫豈有二乎哉禹稷咎夔行德其道而不必見諸言者也間見之亦道之寓也孔氏孟軻左丘明賈誼班固之流不得行其道而見諸言者也間行之亦其言之徵也然則立事立功豈

不尤愈于立言者乎蓋有不得已爲者耳青田苗若愚讀書纘言積學知道嘗客遊吳楚間蓄其材將充其用人固不能知之而若愚亦不求知于人守其道而不變值時多恨論授於吳之上求凡古今人之忠孝友義者而叙述之積而成編爲若干卷將以傳于人其用心亦勤矣夫忠與孝性也人所宜服行者也其何閔于務治哉世降道汚民彝泯棄苟不表紀其能行者爲不能行者之戒何其不論于禽獸之歸矣比忠孝事寔之所以作也雖然述其孝爲有親者之勸叙其忠爲得君者之箴一善之不遺一行之必録苗君所以陰相天常扶助世教者豈小補哉其爲用心亦仁矣帝王建極凡所以扶樹綱紀匡維世道者比也舍是書何以哉或曰今之史筆與國家載興亡紀賢否職也苗君無亟非其職與是殆不然古人立言至公無私所以傳後世而能久也不患不職患不公耳苟公無私猶職也昔左丘明班固之徒何嘗職史館署官曹而爲如是之言顧其言足徵何如耳況忠孝之人世固不以其間隱顯亦各不同必待史官書之其没人善而無聞者或多矣設因是編得不没人善使隱顯皆有聞則苗君之意大矣編成苗君屬予序予知其言與道不悖行與事不違有志而嘉

於用蓋亦不得已言者故書以歸之

羽亭稿序

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其音節体製概可考也後之作者固萬以復加後之作者舍是亦無以爲法自夫王澤下衰雅頌不斷繼王官失職巡狩不陳而詩樂之教不行于天下尚矣東周以罷郢騷之怨慕楊馬之浸衍晋宋之蕩靡古意寖失而音節體製亦與時下爲在其能復古乎唐興以詩文鳴者千餘家其間足以名後世而表見者惟李白杜甫韓愈而已詩其可易言哉何則李近于風杜近于雅韓雖以文顯而其詩正大從容亦衍佛古頌之遺意以故傳誦後世而人宗師之予爲是說久矣顧材氣不足充其見聞李閒不足闚其微蘊不敢以闚諸世人今年秉獲觀刘君德元所著羽庭稿若干卷讀之而有感焉其性情所發指意所歸皆有專人法律長詩宗韓短律師杜樂府歌曲有李風度而四言詩又當不在魏晋下等而上之則三百篇風雅頌之遺意將無所失其有不傳也哉刘君世以儒顯少習經術嘗以進士業中乙科憲府奉其材試吏于閩所至佐上官有政績今爲浙江省左右司郎中公退之暇手不釋卷旁及諸史百氏陰陽卜技名法靡不

研通而尤工于詩歌積成編其徒將鋟梓以傳以予知最久囑弁其簡端因次第其說為序引

檜庭後集序

至元重紀戊寅之歲予如金陵游從縉紳名人間考德而問業時丁先生仲容父以同里閈往還說數情好益深故予與先生所著詩歌及他所見必手鈔而心識之積若干卷藏之篋笥將俟知者以傳不朽後十四年當至正辛卯客有携檜亭稿来示予錢塘始知御史張公維遠命刊昇學廼李君謹之所編視饒君介之舊本為增多矣予喜而不寐讀盡日夜悄其間如瓊花瑞竹

送常憲史題長江萬里圖等作皆贍矣人口而不能盡傳固類掇未刊之詩以補謹之之夫備得一百四十七首名曰後集又十年丁憂制守墓上廑一日王君克惠自閩海憲府赴行御史台事集南還過予山中抵掌劇談感今念昔慨然興懷遂盡取予所藏先生遺稿將鋟梓以傳予二十年之耿耿嘗記在昔先生有言曰學患不成不患不達業患不精不患不傳苟精而成達與傳不計也淵乎斯言其正誼明道之奥乎今先生往矣時值多難經生學子無依歸而克惠猶能起斯文於未墜思以淑人而傳後則先生

之言信有驗矣因書以歸之

送浩遵道序

國朝混一區宇立經陳紀內外百職因不祇承以相統屬故中書總治于內而斷事官為治事之法實若理問所者治仵中書治事之法實與浙江為東南巨藩治吳興閩地方數千里悉自而下務存大体以貢宏化寅亮之功於細故則不親之亦不得甚察惡屬之理問官而聽其用意而已大梁浩君遵道敦厚雅重以習吏事文法通籍省著有年已並茲始獲食祿興丞相掾相否可事于幕下上考轉理問所今史其祿視皆有加錢塘大夫士朋遊者咸詩以張之俾予序其編予知浩君寬簡人也固有大而可以揆細者而予試言之在漢時而以卿為御史大夫事無不察至為相智明于大史傳稱之其政豈先後異耶其所處宜然尔遵道向從丞相掾事上官知識治体不煩不迂唯寬簡宜也理問官上承坐相命以任法為事以詰姦慝察邪在則不徒寬簡為稱職也已故予嘗論天下士其柔順體貞寬簡深察類出乎氣質之蔽必不能合適于可而不相病者周于德而氣不得以乘之也是以君子務勉德為尊道尚事其有以修其職而有成則予將謂君進于德矣其孰不宜哉

送趙教諭序

至正十年秋九月永嘉趙君某為新昌縣文學既受代諸生遮留不可則謁予而言曰趙先生為文學六年矣其始至時宮墻頹圮弗治生徒弗居廩食朝夕弗給斋廡絃誦弗作迨拔旦望集往往去弗問先生曰是非吾志也非吾職也吾耆艾與計事議所以興奉之籍孝之田會其歲之入白于縣盡以徵民之不輸者以充其用延有學之師以訓教其間遠材幹之士使任其役于是治者以完居者以廣給者以繼而作者以聞向之弗問者亦皆徘徊顧瞻歎服而不已為吾嘗德其惠未艾也而以代去卒不得留願求一言以系吾思予曰甚矣久于事者之有成也學校王教之先王所以明天明正彝倫致治之本在為君長久于其事以行其志盡其職而有以得人之惟心可尚也已昔陽城為國子司業當調官諸生挽留至伏闕下上書願得卒業于令之世罕知其民情與其所宜行則思以謝他職是烏能知久于職者之有成也耶諸君盍亦請諸簡人尊歌趙君之能而詩歌之書予言于首簡叙為

贈醫者叙

至正十二年某月括蒼葉仲剛氏居台郡為府史且二
歲一日病肢体不隨衆醫比皆以為迴風謂風洞徹四肢
也療之不瘉請于施君敬仲敬仲至胗其脈曰病積于
身有日已為火脊飲之不旬日遂瘉人咸神異其故敬
仲曰某所以知仲剛病者切其脈大而来徐是積蟄盤
鬱于内久不能發卒與風遇其病當作吾以胍法治之
而瘉何神異為葉君具以告且徵言為贈予閔之上古
醫則通神盡見五藏癥結中古以罷切脈望色聽声寫
形其著效亦章章矣近代之業是學者往往不知疾之
所在而投之脊甚非所以養生助也嗟乎通神者吾不
得而見若切脈究源庸非世人之所尚乎脈者天地之
元人得氣之始也自天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滋而為精
神定而為魂魄骸融而為血髓布而為經絡
竅而為毛髮至呼吸動運行止作息呆頼者蓋必有得
氣之始者為之也至夫七情之中偏六氣之交感又各
有所受為治之者原其始求其本要其端則病可理矣
病理則氣充氣充則骸固古聖人為醫藥以濟人天死
夫豈無其道耶是善以醫人猶治國知國本之所在則
所以提挈綱維而張弛之者有在矣予觀敬仲之業醫

誠本諸脈法者欲本脈法以治人病其應如桴鼓景響斯可與論天地之元人所以得氣之始者矣予故推葉君之意以叙之且以識別庸妄之不知本者

送因禪師序

物有類同而氣不合者矣均之衆草也薰蕁不可以同器均之百獸也騶吾豺狼不可以同羣亦有類不同而氣合者矣磁之於針膠之於漆琥珀之於芥物性固然而況于人乎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礼義威儀之則自夫大道之衰聖賢不作衆學滋起儒墨異塗小大之人各相範就使天與我相類者遂羣而二之嗚呼是豈人之情也哉合之為浮圖老氏者往往皆自能不拘其法總其異而大同之亦幾何人善因友石禪師與予結交方外且十年自師之入浮屠氏既二十年已予知其聰明積學仁義之懿釋然于胷臆間是以承上接下出恭入友禮儀之則莫不有度而施得其宜雖拘于法限于勢而其心悠然無有物我之累至正十二年秋臨海龍華寺闕主席氏之耆老多不能名顧難其選一日請于有司致書幣自精進延師補之皆士友及嘗所往来咸置酒為別又援此陵題已上人詩分韻相率為詩以道其離思人情之交好氣味之忻合莫

過于此者夫豈僞為也哉詩既成屬予序其編予不得
辭乃為言曰交道之廢久矣世之至有居同里學同
術業同門猶或相訾毀以自高相忤悟以求異何但類
不同氣不合者耶甚可為世道悟也蓋宏老冊師襄沮
溺楚狂之徒豈復有賢于孔子者而孔子猶惓惓然不
相遺棄豈無其故與友石同知識造詣動則有文而獲乎
朋友者若此豈特浮屠氏之不易得者哉嗟夫世衰道
微賢否易處苟得吾同類而氣味忻合如交石師者其
觸自已于言乎故樂推物性之說以為贈

西齋和陶詩序

詩者發乎情也情則無偽故莫不適于正為古詩三百
篇其閒邪正憂喜隱顯雖不同而温柔敦厚之教無感
乎後人聖人刪正之且曰雅頌各得其所豈欺我哉自
夫王澤既息大雅不作郢騷之怨慕長門之幽思李陵
蘇武別曾劉鮑謝之風諭亦足以傳誦者各適
其情而已爾陶淵明當晉祚將衰欲仕則出一不獲志
則幡然隱去夫豈有患得患失之意與故其發于言也清
而不肆澹而不枯後之人雖竭力倣倣而不可得趣不
同也蘇子瞻方得志為政固未始尚友淵明逮其失意
迺有和陶之作豈其情也耶予嘗竊有憾焉比客海昌

得琦禪師詩一編曰西齋和陶集讀數日受其命意
指言妥而不危儁而不膚若佛經思慮得者有陶之風
或蓋師以從名人績學知道凡四主大刹未嘗容心于
出十年以來恬退自處居海鹽天寧寺之西庵日討索
佛書聖典每有得必忻愉竟夕道益精詣不以榮辱得
喪撓其天真為可尚也已為其徒將鋟梓以傳予因論
次其說為之序禪師名琦楚石

歸侯毅田事寔叙

或問為政何先曰莫先于正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其有関于王政也尚矣成周盛時体国經野
以為民極至孟子時已不得聞其詳則諸侯惡其害己
而者藉者有之矣汙陌之法變井之患滋先王田制
固不可得而稽矣漢魏唐宋隨時制宜不過計田定賦
以馭民尚何望其能復古哉傳曰制而用之謂之法
神而明之存乎人先王良法美意豈終不可復舉耶此
歸侯所以用心而卒底于有成矣上虞為縣並湖濱海
賦斂倍于他州國朝至元以來雖累行理田之令而迄
無成式者非法之過不得人以任法者之過也此年鄰
境驗繹民力益殫天台歸侯自行来為令深深為此惧乃
議履畝以計田定賦而差役思以均焉其民其法每田

一區亦至百十隨其廣袤高下形勢標其號若干畫為之圖曰魚鱗以魚鱗條號第載簡冊曰流水每號署圖一紙具四至業佃姓名俾執為券曰烏由集各號所載得亦若干曰保總集各保所積得亦若干曰都總又自各都流水攢類户第計其宜實曰執事實智竭慮材力効勌各輸乃心以裨侯之政亦可謂得人矣侯則躬為指授訓其用遠稽童程以作勤怠官出廩膳筆札以給日

費及胥而事始完上成牘于省府吁斯亦难能也已由是積勞以華民廣以甦貧富適均徵差有則民輸惟期歲入用足而一縣之民室家相慶感戴侯惠無已既刻諸貞石以紀侯德復以其描告訓言行事次第執事名氏繕緝成編名曰嘉田事寔將屢梓以傳請予為序予嘉侯設施有法信任得人深識古者為政之要以能有成功遂書首簡以慰民父兄之懽忠侯名諫字自衍宋魏國忠獻王琦十世孫前翰林待制陳氏甥家孝有自故能政知所本云

送戶部主事李宗道還眾京序

今之六部官分掌天下凡治教禮樂刑政以佐中書為天子六官若有虞九官成周六典漢之九卿皆其職也國朝稽古建官仍置六部分列尚書以贊朝政為生民計至深至備百有餘年文恬武嬉內外無事一或儆戒不至則治道日弛諸凡濬哲運鹽榷諸幣之法窒而不通迺命户部尚書二員輔以主事官分治江浙僚屬吏胥聽其慎簡先務流通楮法于時李侯布顓自翰林編脩為部主事承命以行沙海東下奉職惟勤間關險阻備歷嘗之比至浙尚書則以他事弗來如期侯惴惴小心夙夜不遑寧處侯命于外者茲三年矣朝廷尚念遠役復召以罷侯即日持其簡書印章將乘大舶浮洪濤遵海而北以旋京師江浙行中書省丞相以便宜有言謂侯涉歷之艱虚左司員外郎請留尚之侯乃謝曰受命来南寔某聽詔既弗敢休命而又尚以為已圖若之何其可也昔孫叔敖如京師未畢事而之莒春秋譏之況君命而不復安敢與王人遑顧終辭以罷君子謂李侯之奔有三善為見禄而不苟取義也奉使而必復命禮也三年有役拳拳不忘乎君忠也忠以盡已義以制宜禮以事上於為國乎何有嗟乎大道既隱先王之

政下移民生日蹙廣耽道喪居守職者莫如國侍之緊而靦然而私便之是圖外以欺其人內以欺其心雖九錫之榮萬鍾之富于我何加爲孝侯毅然爲人所難不憚風涛之險復爲萬里之行下以盡諸已上以副吾君豈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傅曰富貴不能移其若人可期固予之望也蒼生之願也侯其行矣遂書以餞之

送上虞胡總督詩序

行樞密院架閣胡君師德以省檄督成上虞之三年及代當還諸將帥士卒民耄倪與史僚之在官爭挽留不忍舍去勢不可得則傾城相送供張祖道東門外至三十里遮拜執爵各以言進爲將帥者曰自吾奉檄聽總督節制凡得以承令藩首捍患庇民者總督之教也又有進者曰穀我甲胄修我弓戈維總督之庸率先我將校訓練我士卒維總督之律爲軍旅者曰我饑食我我寒衣我食我衣維侯之需侯其去矣我將奚依民父老曰我耕我織侯不我役寇來侯攻寇去侯卹士則捽戈農則服穡弗奪我力維侯之德儒士大夫曰院治乃武復修乃文衣冠縉紳禮讓敦庬旅賁詵詵維縉掖

是尊方外交者曰衛我宗教安我山林力則我助我則
我戚病我者去利我者任朝哄惜以報侯心為有司
者曰錢谷甲兵供億日縻簿書支離侯我其除期會之
逋侯其我紓民樂其趨官程弗逾侯今去矣吾告其誰
維大夫士民其相予不侮走也何修獲致于此遂相
視泣下以別予乃喟然而歎曰嗟乎甚矣久于其事者
之有成也今之督成者更受代率月一易未能周知人
情而思罷其職雖有惠利曷由以施顧欲人得其心也
難矣胡君領事日久及茲雨暮凡將帥之勇怯旅卒之惡
弱官吏之勤怠人材之賢否賦役之重輕民庶之苦佚
惡能知之周而處之當故人之從已也皆心悅而誠服
矣其心有道亦不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已爾尚
何有古今之異耶胡君非求異于今也得其心為耳處
之久而得其心則成效章章若是豈不為居官長民者
之勸哉時之期從名能文者又分韻歌詩為餞予因序
人人之言而論之

白汝餞別詩序

正至十九年户部尚書貢公師泰奉旨督漕閩廣是年

十月度戲塘將浮東郵遵海而南道過上虞時朱右治
王霖叔雨各出所著文辭累數十篇讀盡日夜更僕不
饜公予永命遠役得與子傾倒喜幸過望惜不及待陳
白雲徐季章爾舟次餘姚白雲季章繼見而季章偕叔
雨自行同送郵城候潮汎白沙島上且越旬朔臨別又
與鄭崇泉舒汝臨僧貴朽石十餘人款戲舟中殽核維
旅酒行無算情好益洽徐公醉而卧諸君相與聯句皆恵
恋不忍舍明日始別去徐公顧季章謂曰人生聚散無常
事每不偶今諸君愛厚茲遂為簪之集獨不得與伯賢
同行為慽它日諸君登我東海之上把酒臨風庶吾黨
交義非世俗所能知也季章歸致公言于予且録諸聯
句及公酒別詩以示予慨然歎曰詩不云乎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人情豈相遠哉代木廢而友缺矣古道之
復乃于公見之公以詩書世胄歷中外文行卓然經
生學子瞻企弗及思見容儀有如景星鳳凰咸以爭先
得覩為快況及親炙以依歸者乎況既別而致思以凿
乎顧以予為鈍下林而公猶拳拳不相遺棄援引来孝
之盛心詎易量也耶此皆國家多難碩儒鉅公淪謝殆
盡斯文不絶如綫寧不重有感于公為以識之

文山文集叙

或問立言曰言以理即以氣行不由此者安也氣分理
相會渾淪乎發乎声文深於言者也故曰言無文行
而不遠言其可易忽哉言者心之著非言無以如其中
之存者言者事之樞非言無以知其政之尚言其可誣
哉是言政以愚知其忠見乎政也義而周言祥以和
知其孝見乎政也仁而洽言清以要知其靜乎政也無
為而不爭言大以醇知其聖乎政也王而治言深以確
知其彊乎政也伯而不久言動而不怨知其基乎政也
與言思而不惧知其離乎政也降此古昔先民之所以垂
教蓋殊途而同歸也立言不既难乎一日括蒼王君熙
陽出示其所著交山文稿相與論立言之旨予三復之
覩其序君臣之等明彝倫之認闡性命道術之蘊考察国
史百氏之言一本諸至理而氣以行之故其發于中也
誠充于言也廣要其至也近而指遠該而不汎語人子
以孝語人弟以順語人臣以義約情以和其志此類以
根其行匡輔翼俾各歸其分而知所御方以造成其
德業藹然仁義之言也可謂得立言之旨意欣王君動
則有禮敏而好修夙慕聖賢之道學之不厭未見施用
退與其徒著言纂辭積而成集其徒鋟梓傳以淑人為

利溥矣抑予嘗右有納言觀風之職于今之世去古未遠將見采而納之承而庸知其改之成也用休矣傳曰我欵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予志此久矣尚與君揪明之

送户部尚書劉公督消罷京詩序

士君子道德積于躬功業著于世廣博深厚有足以濟時而裕遠自非持正不阿宏毅有守者弗能也余觀于户部尚書劉公卽魯而徵爲公自胄學以文藝擢高科歷台省所至皆有卓政暴由端本堂司經拜西台監察御史糾劾不避忤時責在憲公處之泰如夷險一致至今天下謂公此舉國家元氣繫之出入政府正府

立朝中外屬望迺至正二十三年朝廷命公以東南漕事浮海而出至則數廣德心驅馳上下開誠布公大慰人望職貢既修舟師戒具四明大夫士以公其斯文契供帳祖道賦詩執爵追餞郭江之滸推石序之洪維我朝廣輸之大自古所無天覆地載仁涵義育涖平日久玩忽或生敎使剔蠹敍擾淮海繹騷上貽宵旰之憂思得賢才汲汲圖治如轉漕一事昔爲甚易今則動煩重臣曲折調護僅乃得之十無一二有志之士寧不重爲捥腕而憤慨也尚書蘊宏大之學擴經綸之志轉危疑

為坦途化姦說為忠蓋君命不辱常賦遠輸俾海陽蒼生之民咸知所以尊君親上而皇極之福有永弗替則公之助豈小補哉雖然此其一尔使公歸廟堂執朝政擇正大剛明之士文武經濟之才布百司執事之列嘉與諸賢人扶元氣則宗社深有賴為昔郭子儀李光弼忠武有為足任中興之業陸贄文辞感切李泌識量過人足言晋陽之祝有十年間唐室不逆攘棄今寰宇未寧必有如郭李贄泌等輩出以著事功以淳時雍此予悒悒有望于明公也詩既成因書為序引

送河南都事張君之官序

皇帝改至正之十一年策天下事于吏真定張守正以忠登上第賜廷仕出身授越之諸暨州同知豈弟近民公勤獲上暮年而政成卽復檄捕它縣治績益張秩滿考中書屬時多恨奔走避地時蕃垣大臣便宜有旨來帑屢加罷致齊午張君毅然弗就或劝之出則曰物各有適唯其所能簒蔭不可使俛厥施不可使仰僮昏不可使謀瞷瞵不可使視矯性不可使正直道不可使枉吾待命于朝而苟為勒禄豈人情哉遂退遯句章山水間益終舊業講授子弟員以給廿食守志不回自谷澹泊者十餘年處之如一日當路知君者莫不歆羡

而敬遇爲既而朝廷有河南行省都事之命君幡然即
起問舟東鄂告行于嘗所來往鄱陽生執爵而言曰善
哉張君之出處爲有道也夫志固有素定而善達者矣
定志以捄約大要有三時行者與天因利者與地致力
者與人有行吾志言聽計從賢致協觸扶樹元氣民社
地也不行吾志不得吾恥守道不阿弗事容悅食力計
功遯世無悔此與人也與天者順與地者通與人者常
順者以昌通者以濟常者以藏張君志素定而知之習
擇斯三者以是而出以是而處進退從容其道不失庶
幾乎古之君子欣生交君也久知君爲深于其行寧無
一言乎遂書以別諸

春秋傳類編序

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奏
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
類編而爲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
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轍既東聖賢道否孔
孟之教不行于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

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奥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嚮識卓絶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于左氏公羊穀梁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間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為何人詳其詞氣要非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文猶水之

波瀾也藻繪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谷之文源委自有派別分明猶水淵之泉也根據得是柯條森挺徽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秋之經不逮戰国間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于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家之筌蹄欤

送彭思賁憲史北上序

吉安彭氏世以儒顯思賁少有大志敦尚氣節讀書讀

官起校官廣東部使者廉其賢轉憲府史佐上官有道
每大事輒咨之多倚以辦思貫無德色至正二十二年
壬寅冬贛州寇熊侵韶及英德廣東震懾憲司委思貫往
徼往行招諭賊勢猖獗弗聽治思貫降思貫大罵曰蠢
尒無知誤觸刑憲罪在不宥憲使大臣念國家一視同仁
皆吾臣子俾開諭尒氓復安尒生理尒乆拘執我寧死
不為尒屈賊怒移赴韶州賊酋長時王師義兵討山東
國威大振賊舍不殺留滯二年思貫數以大義導賊二
十四年甲辰冬賊酋長熊率衆來降闔省思貫始獲免
以歸平章燕公義之慰賚甚至明年乙巳春正月還廣

五月赴南行台計事而秩滿已台臣奏于廷思貫將自
山東入京師以平日蘊蓄之富抱負之素言于朝省以
靖难安民具志可謂大矣茲閒舟鄧海大夫士共嘉之
爭賦詩為餞復請予言予曰嘻哉彭君之志將以有言
也然不得其人徒言也今之為朝廷倚注係天下安危
者左丞相李何南其人也丞相向事先王忠襄統領中
原師一舉而平山東逆賊授首再舉而安京闕乱臣伏
誅皇太子入朝侍膳如初天人欣戴其功不為不大矣
入相中書出總兵柄加爵開府以今之丞相總兵
矣遠方下士瞻望威光如睹星鳳窃以今之丞相總兵

非昔日之可比昔者遣士練卒命偏裨復彊土特一事
耳今之丞相四方萬國賴以為安百官庶府視以進退
為吾丞相當以天下為心晝夜以思曰郡縣守令未盡
遴舉翰林館閣未盡儲材省台未盡得人宮掖侍從未
盡慎簡皆丞相所宜究心者誠非復昔日總兵之事矣
夫任之重者負必力功之大者心愈苦吾知丞相之力
之勞不輕且重也昔大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之爭功
況今之有司執事未盡如虞遠者乎此丞相念慮之不
可以少暇逸也故在古人在安民君相功業無以加此
彭君往矣舍是而不言是徒為萬里行也君言之吾知
丞相之必用其言也言用而身不用猶用也彭君勉乎
哉予將彈冠而為子慶矣坐客有蕭德輝者與彭君友
善聞予言躍以喜曰微子不足以發思貫之志請書以
冠諸詩之首

欽定四庫全書

白雲稿卷五

明 朱右 撰

序

書集傳纂輯序

愚讀孔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嘆夫聖人之道不行
及觀漢唐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
行猶得以明其禮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
明天下貿貿爲棄本而逐末趨僞而厭真幾何不爲異
端功利之歸矣乎窃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卑親疏之懿

莫詳于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吾夫子者出雖
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奈
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大義泯絶至宋程朱諸儒始
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
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爲主經生學士尤
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于今矣噫世固有明經
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
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
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
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
于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
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數所聞又師之教則不無所
相發明者于是謹述集傳綴輯六卷細領始末一卷指
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于家以貽子孫蓋
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尒心之所同
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尒苟
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猶一日也嗟夫君心之
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覬其萬一初學之士尋
繹之繁或庶免于紛紜眩惑之病云

三史鈎元序

史倉作而文字始廣夏興而紀載明左氏傳春秋策語
叙列國史學之来遠矣司馬遷父子集厚哲之大成紬
一家言雄深雅健為太史氏宗龐固継出以足漢紀典
贍優洽采摭無遺于是先秦西京之文章炳焉為與三
代同風信可謂萬世法則也自後漢荀悦服虔應劭伏
儼劉德魏之鄧展文穎張晏如淳晉之韋昭晉之徐廣
臣瓚郭璞蔡謨宋之裴駰後魏崔浩南齊鄭誕生晉苗
心史漢為之音解唐司馬貞又為史記索隠述贊顔師
古為漢書集註叙例而折衷諸家李奇于馬二書固
瞭然于心目矣而簡策浩繁紀事詳備蓋有不能周覧
而習識也予肎讀之餘愛其辞簡而意至因取叙贊論
説輯而成帙復以歐陽脩五代史附為總若干巻題曰
三史鋼元俾子弟日習而記憶之庶為文學之助客或
難之曰諸史凡十八代何獨取于三史耶予曰馬班誠
不可尚也至范蔚宗陳壽以来考索不足文氣愈下君子
既嘗病之歐陽公當一代文章宗匠而尤著意于筆削
庶幾乎馬班之亞欤傳曰文勝質則史是編也殆為作
文者設爾若夫紀述始末治道鑑戒則固學者所當備
覧而不遺也客唯退遂書為序

杜氏族譜序

氏族以來尚矣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若姜姬已祁為姓有熊高辛為氏是也姓以別婚姻氏以明貴賤三代以後姓氏合為一而族與譜行焉子孫或以號謚爵國官字居職為氏者有矣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周人有功德宜世享祀則賜之族按杜族出于堯後歷夏商為列國諸侯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而故唐子孫徙封杜為唐杜氏後有杜洩者適魯為大夫避季平之作出奔楚生大夫綽入生陵入生赫佐秦并天下為大將軍食邑南陽衍邑稱大衍三世至周為漢御史大夫徙茂陵周生子延年為霍光定册封建平侯陪葬杜陵子孫復居京北杜縣九世至當陽侯標為魏中書侍郎子平平安公顯為侍中贈太尉安平子思寧公景秀為渭州刺史思寧之孫甘棠公懿三司禮部侍郎則唐修文館學士審言之曾祖也甘棠生子延敏荊益大都督長史封南陽公南陽子棠慤尚書左司員外郎生希望西河隴西節度使節度生岐國公佑司徒門下平章事顗于唐又六世至鴻臚卿叔詹追封吳國公吳國生尚書度支員外郎逊良封韓國公韓國生祁公衍太子太師致仕顗于宋居越之山陰

今子孫世為越人予始居越之上虞祁公之十一世孫
肅修其世譜補其缺畧序歷官爵謚旁考國史傳誌繕
寫成帙自岐國以前則太子賓客信所修者信岐国之
長兄也祁公以下九世則肅之祖曾所遺譜譜也有元
更化以前世殊事遷或弗能襲而益之則肅為之補也
肅出示予請題于首簡予喟然而嘆曰嗟乎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子孫不能守其先澤者衆矣杜氏自春秋譜
侯諸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年得不絕其世而代有顯人
唐之盛時公卿家能守家法而至于今猶有存者亦惟
仕氏為況祁公之與世以孝謹廉稱鄉里比祁公為
大臣忠勤不欺動靜有則歐陽氏以其始終大節雖古
君子有不能及者猶歎盛哉是宜後世子孫尚能襲詩
書守遺澤而弗替吾見其將有復興而大顯者矣詩云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又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有德
者之必有後也氏族云乎哉因書以歸之俾修諸在已
者

天壽聖節慶賀詩序

皇帝踐阼之三十一年至正癸卯四月十有七日天壽
節前南台監察御史臣都剌圖河南行省都事臣守正
浙東元帥府照磨臣昭文偕文武士祝釐于上虞雲麓

教寺禮也國朝常典凡正旦天壽節慶賀禮內之大臣
宰執百司行于朝外而省台郡縣行于治所其寓公出
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則于近地寺觀行之今御史
諸君率循舊章恪恭迺事禮疏成復以其心之不能已
者揣之声詩以贊揚國家之懿其用心亦忠矣夫臣子
之于君猶衆星之拱辰也萬水之朝宗也蜂蟻之附長
而葵藿之傾陽卿慕之情昆常有一息之或間也即其
職分所在官守有常固各宜致有而盡力也然報謝之
心無復有加唯祝君之壽考而已迎者鄰境多故边鄙
驛騷俗殊政異御史君當波頹風靡之餘嘗以振起綱
常為已任茲舉也于草野獻畝之中不忘慶賀之礼多
士雲從緇黃衆集田夫野老翕然来覩咸知所以尊君
親上之義是亦繫人心之一機也皇極之福有永而弗
替頌不韙欤況所賦諸作典雅清麗足以黼黻太平之
盛或者采詩以觀民風尚於此有考焉

送格爾噌昂之赴國史編修序

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七日中書省臣上奏以廣士普達
等四人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格爾噌氏迺賢昂之寔
在第三命既下唯迺賢遠居大江以南僻阻淮襄越明
年治裝告行于嘗所交友天台朱右為之言曰自昔唐

虞有史官夏商有太史成周太史則掌建邦之六典小
史志邦國內史詔王治外史掌四方之志列國亦各掌
記其事其職蓋不輕且重也漢有太子令司馬談父子
嘗繼為之孝宣來文書修撰領以它官而太史唯掌占
候唐貞觀中建史官于門下省專掌國史編修四員起
居郎二員錄天子起居法度以授史官宋制監修國史
宰相為之凡國史則藏之編修院其編修官以三館秘
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之非有常職國朝翰林國史院
署編修官若干員則皆有常職凡是非賢正治聞篤志
守道之士固能堪斯任以稱是職哉昌之行吾固知
其報稱于上也已易之业小楠學強記憶與其伯氏從卿
偕先游伯氏既登進士第為時名賢品之泊然于進取
退遜句章山水間壯則遊京師歷燕薊上雲代所至擇
天下善士為之交際求天下碩儒為之師友日以詩歌
自娛遇可喜可愕必昌于辭則有金石集淡歷南北覽
古今靈文秘跡必志于編則有河朔訪古記至于朝廷
之典台閣之儀童靡不習聞而精究之其游歷益廣
聞見益充踐履益密好尚益篤自謂樂之終身而弗厭
數何自信之深也平居安貧自守有道救人雖屢空之
不以動于中國家故以來慶一室教子弟習禮讀書

其家朋友有急則挺然為解紛無德色達官貴人咸信重之時劉公羽庭居行省左司知易之賢而貧也礼致之主東湖書院冀得升祿以為養易之既領事所入一不帰諸已盡以修治廟宇建先賢先師祠延有學行者訓導其鄉之弟子旦望聚堂上親為講肄不輟鄉邦翻方而易之有遠役其父兄學徒至泣下相送企羨不釋古之人一介取予千駟萬鍾則可知吾周信易之称職而報上也不难矣夫人幼而學于宮長而試于政推此以往將何施而不可也耶況乎積中之厚則發乎外也大用功之深則收名也耶随光今聖天子賢宰執方急于求賢以圖至治易之用當不止于一史官而已也昔王陽為刺史貢禹彈冠而起亦各以類應也大山長公尚當有賢于人者接踵而出矣易之往矣為盡心以興儒者之效毋俾後之人誚曰朝廷用賢其效僅若是則棄毅之材不得顯于燕置詛之學終不施于漢矣咎將誰執為予交易之也久知易之也深故不以頌而以規

新編六先生文集序

鄒陽子右編六先生文集總一十六卷唐韓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東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歐陽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見五代史者不與曾南豐文三卷六十四

蒲王荊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蘇文三卷五十篇七編成
迺為之序曰文所以載道也立言不朽于道其所謂文
者安為耳夫日星昭布雲霞絢麗天文也川嶽流峙草
木華寔地文也名物典章禮樂教化人文也三才之道
備文莫大焉惟六先生之文備三才之道通萬彙之宜
彝倫之懿鬼神之情性命之奧上下數千百年國家之
興壞人物之臧否彰善刺惡去非探賾索隱鉤元
提要或婉而章或顯而微或峻極而壞奇要
約而嚴簡高曠深遠豐贍博洽動靜隱見變化出沒炳
炳焉煥乎熊萬狀蓋有不可殫論者矣然載道之
文莫于六經孔孟阮沒遺素道秦虐燄斯文或幾乎隊土矣
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涯涘不用于世徒載空言
若司馬遷相如荀楊班固之文雖傑然為後學之宗猶
未免有於戾道之議自是而降三國晉宋齊梁陳隨以逮
于唐未聞有能振起斯道而賁乎百世之下者獨韓文
公上接孟氏之緒而又冀之以柳子厚至宋慶歷且二
百五十年歐陽子出始表章韓氏而繼響之若曾子固
王介甫及蘇氏父子皆一時師友淵源切偲資益其所
成就寔有出于千百世之上故唐稱韓柳宋稱歐曾王
蘇六先生之文為世準繩而不可尚已予幼

讀之未知也壯而知之未好也年將五十始知好之未能樂而不厭也迺以課之予餘取六先生所著全集編閱而編輯之妄意去取僭踰莫逃窮惟君子立言之際接事措辭操觚命牘隨物賦形初不計大小精粗淺深也世人景慕日至片言隻字固敢遺積集以傳靡暇致擇況乎篇帙浩繁未能徧讀遺珠棄玉或所不免則罔菸之病生而忘作之患成矣此予所以悒悒于編次而不釋捋以俟後之君子

元朝文類序

鄒魯 子右既輯春秋傳類篇三史鋤元及唐六先生文集復摭本朝名人文章類拔者錄之積若干卷題曰元朝文類編成乃序之曰文道有升降故文有盛衰而國之氣化繫焉有之謂文道名寔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也世俗下道學無傳經生博士專門相師史氏詞官務相矜眩實不稱名道烏乎在天開濂洛聖道重明詞章體裁尚楷習氣固未假論也方南北未通江漢趙氏

元啟運肇造朔漠著作之家名世之士所以裨治化代王言萬世筆範者固已產于金宋未亡之前風雲類從萬物感覩混一雄厚之氣見諸言辭豈偶然哉窃惟三代聖賢吐辭為經動舉合道名寔並存傳之萬世固未亡

默記朱子四書集註久各經傳身載以北許文正公私
淑有聞以身任道大闡其祕上啟君心下饗人望天下
後世知所嚮方無或有間興文開化之功豈小補哉此
編自江漢而下成一家言者得六十餘人傳誦之盛有
足以裨三代而軼漢唐誠不盛歟試嘗讀而評之文者
至大延祐間則葩華達百卉競治奇態媚姿光艷
其天巧天歷以来春氣畢達百卉競治奇態媚姿光艷
英華之外見者也文采外見莫花木若也國初之文猶
花木之蓓蕾蘇鄂未分藹然碩茂之氣殆聞見其精華
發越則極其著見矣物生而滋而盛而極固亦
氣化之使然尤于是可以觀世變也嗟夫人物固形氣
化亦豈得容心于其間耶右生也晚既不及國初之淳
厖又不得觀休運之盛大區區咕嗶餘暇乃得歷考諸
作徧察情文而僭輯次于其間其亦不思之已甚是編
也各取人之長而拔其尤粹者非相與較是非論短
長也有志君子當用心於修辭立言將不以予為妄也

謭軒詩集序

詩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隨古今不易也三百篇
自刪定已後辭裁屢變而尊嚴規諷猶有三代遺意俚
噫誕謾之辭不與焉是故歷宋之貞其言也愚李藾之

別其言也恨楊酈多材其言也雄曺劉多思其言也麗六朝志靡則言蕩而去古遠矣唐人以詩名家不下千數其間憂喜懷思故情感興或清而婉或麗而葩或跌宕而瓌奇恨深而刻苦亦皆各極其志而致其辭烏姑未可以世之嗜好論優劣也天台翁公棨以負才氣積學贊言篤志不倦予弱冠時辱托交好相與刮劘切偲上下言論于河洛卦策之原無極性命之蘊悉指授剖析所得為多元統乙亥同貢有司而罷舉之令適下予行四方求天下士而師友之君復家戲塘往還尤密凡天文秘輿疆域圖籍家國興廢之故史記傳志諸子百氏之言日鈔夜誦考見得失思所以措諸事業其志可謂勤矣暇時登臨眺嘯肆情山水吟咏陶寫以樂天真遇喜愕憂思題贈諷詠一發于詩自標曰謬軒集時至酣醉則對客長歌冷冷餘韻人爭喜前聽君之詩古雅和婉悠揚清越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誠可尚也君每抽思騁辭不為庸常語較之世習好尚殆相什伯故獨為知音者傳語云千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豈其然欤翰林承旨張公蛻庵嘗評君之文整密高古君之詩雅趣絶俗有風人深致進士唐肅謂君詩清若元酒雅若朱絃當時以為知言戊申之歲予同以前朝故官寓

臨濠旦暮共出厥得君所為詩三百八十餘首門分戶
類迺君之友榮季通詮次手鈔其命題往往多與予同
賦者今予廬以兵燹不存慨然興懷俛仰四十年已居
以疾卒濠上予每閱其編即揮淚不忍讀而又不忍舍
去嗟乎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于詩也雖非知
味而君之于英華精粹雋永未有餘尤使人咀嚼弗能釋傳
之後人治馬未已予知君之志不盡施君之言尤足可
法遂序其編云

性理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宗然其所以為
造化心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又曰俛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
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
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
惟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閟所以立萬世
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
言治嘗苟而已幸天未喪而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于中天
昭矇矇瞶于既昧真来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鑒也右生也
晚于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捐承熟讀詳味恍然有竟

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理性
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卷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
極圖説定性書好學論東西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
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原也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
詩一卷附于後若正蒙諸書有或未純茲不復輯學者
苟能于是書讀之習而誦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
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奥
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為得其要好至于盡
心知性以事天殀壽不二修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于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歷代統紀要覽序

自古帝王建國子民德位並隆天命人心于是乎在禮
樂征伐于是乎出君臣之分既定天下宗之故曰天子
是以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卿大夫卿大夫
治士庶人貴以臨賤以承貴畏尊大小之分正則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立矣君臣父子之道立又何有
悖上簒逆之禍耶五帝以前茹紳先生雖言之學者不
得而傳自唐堯甲辰以後統緒可考紀録有稽墨固不
下載見典籍歷代是宗惜乎簡帙浩繁不能徧識正統
雜記勤德弗彰朱子辯魏尊蜀黜周宗唐上承孔子絶

學卓乎千萬世之準的也右伏讀之餘參考衆史掇其大略名曰歷代統紀要覽蓋統以正其緒紀以載其年統以經之紀以緯之若戰國秦楚南北朝五代遼金不得正統者則間見于編悉取皇極經世甲子以表其歲自堯甲辰迄元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又以諸侯及僭國事別為譜畧一卷附之上下數千年間國家之離合年祚之久近世系禪繼之由成敗興亡之故瞭然可見識者毋謂其簡易也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或者由易以入難自簡以盡詳則又予之望也

通鑑綱目考証序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証有以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予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于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可作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罰不省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主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于歸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子朱子人徂春秋以脩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之矣否

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于筆削遺意後
世之鑑誠昭矣近代尸起華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
異又多未精比以朱子凡例參會今本未免紊煩茲讀
徐君考証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弒帝必加進
毒操懿進爵必加自為劉裕朱晃称帝必著其姓君臣
之義凛不可犯漢昭烈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
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
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貴人于以別嫡庶貴賤之
分竇憲同謀梁冀曰后兄楊堅曰后父楊劍曰貴妃兄
于以懲外戚僭窃之禍高力士李輔國程元振輩皆書
宦者于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跋禄官南詔酋龍之率
皆以死書于以戒四夷乱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子又
以明異姓絶嗣之危它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
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陰視如幸攻討誅弒莫不注意
而備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
毫髮與其君臣賢否之實治乱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
目間學者自是無缺畧低佪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
且勤矣使朱子復生必擱筆而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
有関于世教也哉其徒將鋟梓以傳遂書於首簡

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于六經莫備于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欤予既輯春秋三傳國語為之類編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掇其醇正者萃于三卷凡二十八篇標曰秦漢文衡將與同志共學之士正之乃為之序曰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為之高下其來久矣史漢之文世既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為可法也馬班以後辭裁屢變文氣日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他作者往往與時上下寥寥二千年間不為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也況又采其醇正者乎予嘗窃觀古人制作一發乎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蕪甚至爭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慕趨世尚求其可為文章家準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难矣學者誠能于是編孰讀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正如持衡以較物低昂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操觚命牘考文造言悉皆有以應之不惑于世好不墮于氣習文衡之枋又在我矣語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所鵠方則庶幾乎可與論文矣

上已燕集補蘭亭詩序

事有曠古今而相符者其趨同也故君子視其所遭而適其所趨爲不晉王右軍當永和中以暮春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儀觀風度千載而下尚可想見獨未有能繼其躅而補其遺者何哉人物之殊科風習之異尚不可必其同也至正二十年春浙江行省助申劉君子祕圖湖上衣冠畢集羽觴流波叙羞惟旅談笑有容追王謝之風流想洛沂之咏嘆乃猶有得也遂取前人詩考其闕四言者十有二闕五言者三而全不就者十有六偕坐客次第補之刻諸堅石吁顧茲多艱所遭若彼所適若此何其默契有如是耶祕圖湖在州治北百步舊志爲禹藏圖經之地巖石坡陁其上多嘉木美竹下窪成坻泉水自石出縈旋迴折因芟蘭修治覺爲曲渠疑以軒亭而景益稱是舉也發神禹之秘啟續蘭亭之盛集補昔人之遺典上下二三千年使故蹟不泯而復顯誠可紀也作後序

南唐錄序

古之尊宿道德充乎己功業厥乎時吐辭立言又能昭著表儀于天下後世而傳誦不衰其爲道一而已予於

乃菴禪師南堂錄而有徵爲師諦清歎世居台之林海
北歲入往山十六依虎巖伏得度継往姑蘇謁古林茂
往復聞問羣疑氷釋語嘿動止無非妙用所至諸方傾
師咸加企敬自是出世主溧水之開福嘉興之合貪平
江之雲巖三坐道場踰二十載四方緇素遠近依歸提
唱激揚暗贊諷詠言近而指遠事該而理約隨意所向
靡有首蹉昭乎白日之行天容光洞燭即之者如煦春
温膏乎時雨之潤物品彙沾被得之者如飲甘露引之
自高則人益尊降之自卑則人益附根器銳鈍悉得見
解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往予遊嘉禾識師于合貪
得接言論留宿方丈見師孤燈危坐了無世相予亦喜
就坐側来學有請即援筆指辟不經思慮而温潤敷腴
光采著見耆喜讀之而未知其指歸之有在也自風塵
倣擾音問益踈而師即世矣茲來金陵師之門人祖潛
與予論里族好出斯録示予其上堂舉古贊疏偈頌凡
若干卷予披讀之乃媿向者之喜正非知師者潛俾予
序予謂曰文所以載道也文爲藝而道爲實篤其實豈
者書之美則愛之則傳爲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予觀
僧衆者流能傳其道以淑夫人者亦未嘗不資藉文章
以發之也師業勤而行修有道全而德卻有德者之言也

其有不行遠也哉後之人即其言以入道得其道以傳心是又斯録之不可無也

洎川文集序

昔人謂禪門尊宿之出世叱咤縱横去来無礙其發乎心声著之言論要不可逃求之也真賴禪師俊公用童世居番陽之洎川為董文靖公之從孫有慧性從浮屠氏習通内外典徧參大方機語不契即弗為之下既而入龍翔廣智之室而有得焉故尚吴最久所至名卿鉅儒咸與交際著為言辞踔厲前輩當時寺塔祠墓紀功告成必至礼造請師下筆師下筆亹亹不斴至於贈送序記積而成集名以洎川示不忘所自也五坐道場具有成績世之称師莫不以為能言之士師固豈在是哉比居淨慈入覲京闕未幾示疾嗒然化去闍維瞭盡設利如故葬日天雨飛花人人瞻贊則師之去来生死顯晦無方且不可測其涯涘詎可以迹求之乎要不待文章顯名也較然矣其徒紹賀裒集遺稿將鋟諸梓介仲兄季潭公囑予詮次而論列之潭于師為法門兄弟而予與師交好殆三十年義不得辞乃復之曰師之文叙事似柳河東議論似曾子固立言扶教似嵩仲illegible淵源緒餘本於其師廣智若連類引物從容辟喻又上

窺王褒劉向之論情思泉湧蘊蓄山輝灝氵風氵范無
畔榮則又自成一家言矣傳之後人治乌未艾庸不可
以行後也耶雖然文章固禅門餘事而載道之器又未
嘗不資之以傳也予嘗觀近代僧家者流以文鳴者固
多要其不失軌範充然有餘在元貞則天隱至公天歷
則廣智訢公也天隱之文雅正御暢廣智之文雄健超
邁然皆無林下習氣師于廣智為弟子宜與之並傳
也用書于首簡

潛溪大全集序

客有語予者曰吾性嗜山水嘗備觀其狀矣長憂曲澗
湍激流清波瀾澄瑩焰耀日月莫不愛而玩之至江海
之大蛟龍光怪晴雨變更則有不得以窮其形
谷幽林泉甘木榛奇勝競發風日是妍莫不悅而即之
至大山絶壑峻極千仞百雲霧閟藏則有不得以窮其形
勢矣予信其說以觀夫世之能為文章者亦莫不然也
金華宋先生景濂素負材氣積學繡言以文章名世往
予承之薊山縣庠尊寄示所著潛溪集若干卷拙思鹵
辞循踊規矩法度森嚴而光皎自著後數年抵武林獲
睹其後集續集若辨諸子三十八篇燕書四十篇演連
珠五十首問対四十二條雜傳数十至紀功表墓談元

讀空題咏贈送隨物賦形入無出有浩乎江海之淵深
巍乎山岳之峻校固有非管窺蠡測可得而彷彿也今
天子紹脩元史先生是總論裁予獲與編纂日讀制作
時接續論如其蘊乎中者富贍乎外者高厚而該博其
筆削之嚴是非之公褒貶功懲凡前代興衰之意善惡
之是甲兵錢谷車馬之數天文地紀災祥豐凶之變瞭
然簡册以垂傳將來則又若山川之出雲雨被澤萬物
有非向者所見高廣叵測而已是宜為當代所宗也雖
然文章氣運與道污隆物生而盛而衰而復盛勢
之必至也況文章有統自古稱西漢為宗而賈董馬班
之儔實可師法晉宋日流委靡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
一復諸古五季浸衰歐陽又從而振之當時若曾子
固王介甫蘇子瞻皆有所依賴濂洛以來聖學未明文
愈惟治工辭章者或昧于理務直述者或少文致二者
皆失之也要之辭嚴而理闡氣壯而文腴什無二三嗟
乎文章可謂難矣先生當文運肇開褒然司文衡之柄
盛衰之機將于此在乎是用書為潛溪大全集序

全室集序

往予客金陵今中竺季潭禪師汕公從龍翔廣智業與

予同里閈情誼歡合且以遠大相期待日切劇于文事

遊從荐紳宿德閒往復聞問為甚盛也師嘗厭世之為
文辭者識性不高則見地膚陋辭裁無度則鋪叙失論
且曰學固弗如是已也乃杜門坐一室取古人載籍玩
而讀之至忘寢食將求制作之体與所以立言之要其
志可謂大矣既而師上徑山掌記室元叟端公會下復
屢聞師出主宣之水西寺風塵修阻俛仰二十餘年茲
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因出其平日所著全室集若
古師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累日不厭惟見其
高古溫厚風度悠揚蔚然若翔空之孤鳳覽德來儀敬
快睹而不可得也昂然若霜晨之老鶴聲聞九皐歎近
之而不可即也迫乎黃流之玉瓚鎮粟而有章也澔乎
清廟之朱絃一唱三嘆而有遺音也是非其識之高工
之精而趣之妙能若是乎置之古人未易甄別誰不可
行以後也哉固足以副乎風昔之望矣抑予嘗觀晉唐
来高僧以詩名者概不少也若支遁之冲淡惠休之高
明貫休奇已之清麗皎然之潔峻道標無本之超
絶惠勤道潛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乎情性寓意深
哀至于今傳誦不衰季潭師識地高邁調趣清古尊揚

規詠有風人托物之思得三百篇傳之將來豈居澈休
輩下尚當有知音者矣

贈弟伯良赴隴西縣丞序

皇上即位之六年詔六科取天下士吾弟伯良以明經
試天官吏授華昌隴西縣丞懇辭自予玄獨幷久不得叙情
話茲亦以被召至京房喜遂會合即有數千里之別其
情為何如哉雖然君命不可緩也風志不可負也乃為
之言曰吾宋氏世居偃師先諫議承先祿之澤傳道孝
之懿立朝治郡卓卓可紀程子謂其在邦在家臨民臨
事次造必由至誠在吾子猶當世守弗替者也再傳至
先樞密邑從南徙臨海今六世矣先祖春江府君又親
受業魯齋王文憲公先子克紹家學教養弥篤而吾兄
弟遭世多故蹙落無似深惧弗荷先德恒疚于衷幸際
昌時網羅遺佚一才一藝之士咸萃京師量材論品時
士大夫顧用之時是行也宜思盡其職分則為巫之道
称矣且巫為一邑之佐貳有令為所資以共理斯民者
有大府為所稟命以奉公上者然貳于令則不敢擅專
巫命大府則事功或不逮澤民之志未伸而黜奪之責
至矣守是職者寧可不庸慎而勤敏也耶夫庸慎以勤
敏莫過乎誠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吾弟往哉事大府

如事父母令如歸兄獲上之道得矣愛民以惠待吏以
嚴馭下之道得矣若然則報國家而昭世德者庸可以
它求哉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弟思所以無忝
則遠近之情不足惜也吾弟勉乎哉

西閣集序

西閣集者四明皎法師之詩集也法師清謹博雅温厚
有持傳天台旨于息菴敉公蕺通内外典有能詩名往
主錢塘之廣惠予嘗訪之師坐予雪堂談論詩篇倏裁
清古詞意冲粹有風人之思心窃愛之比僑居上虞師
移幢餘姚之明真相去一迳舍時得往還聞問以相資
倡和以相酬春容乎大篇幽攸乎短章唯見其温柔不
迫流麗和平風度閒整志趣深長為可喜也未幾以疚
業高等被命入覲竟以亡疾終于南京人莫不為之嗟悼
一日友生趙撝謙詮次其平日所為詩凡若干卷来嘱
予序予惟天地間光嶽之氣融而為清淑鍾而為仁賢
是發乎声聞著之事業皆其秀也為釋為道往往又得
其秀而最清者胸次悠然飄飄乎物外不為世尚俗累牽
引風朝月夕吟嘯嘲咏出人意表有非經生學之所能
及者如晋唐以来諸名僧称譽當時傳誦来世雖所得
各有造詣然要其適乎情性寓意幽遠則同帰也自予

所見冲澹如支遁麗藻如湯休深粹如雪徹清婉如皎然高遠如貫休沉識如齊已超絶如無本思致如布滋腴如道潛槩不可企矣今法師以清粹之姿寄跡釋氏且閒雅温潤宜其陶冶寫哦諷之間追古作者其人師有不傳者乎予非知言重以撝謙不忘所受姑為之序法師名如皐字物元